

我们可以听出来语气是非常的平静

www.0731you.cn <http://www.0731you.cn>

我们可以听出来语气是非常的平静

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是关于如何对待穷人和有钱人的，我们可以听出来语气是非常的平静。其时这篇文章差异，列出了不同国籍的人，美国人关于这个回复是，穷人之所以有钱，听出来。是由于他的运气比我们好而已，借使有那样时机的话，我可以会比他越发告捷，我们可以听进去语气是特别的肃穆。我们。而韩国人是这样回复的，借使有时机的话，我会把一切的技术都偷过去，这样我也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而中国人是这样回复的，对比一下非常。希望有钱人能遇到一些难题，然后就会变成穷人，要不就是说一些毫不避讳的刺耳的话去造谣他人，这也表现了中国人现实上是特别仇富的。

在中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在传奇中采取的是一个道士职业，嘟嘟传奇1.76升级。而今我的等级一有35级了，176仿盛大复古传奇

而我也学会了呼吁神兽，我不知道新开1.76传奇网站。抵达这样的功劳，是我没日没夜地在传奇内里竭力的结果，我也不明了，由于传奇这个游戏要充值了几许钱，而今我对传奇这个游戏一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了。

玩到而今我无间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人，平静。请一齐的玩家都有这种题目，这并不是注解我能干，我是传奇，内里的破费特别大。其实总的来说这一段期间玩传奇，你知道热血今日新开传奇1.76。我还是特别开心的，但是我也在传奇内里，被其他的玩家刷了许屡次，为什么有一些玩家要把现实生活中的阴?昏暗也带到游戏内里来，我觉得游戏就是一个抓紧身心，可以。开释压力的好住址，没有必要把本身搞得这么累。

因为道士装备我不熟悉: 4个绿色项链 2个力量戒指 3

更多音讯请关心：单职业丢失-单职业传奇-丢失传奇-丢失单职业-新开单职业-新开丢失传奇-1.76精品传奇-1.76复古精品-1.76泡点精品-1.76精品战火-1.76精品网站-1.76合击版本-1.80复古战神-新开1.80复古传奇-1.80战神终极-1.80复古战神-1.80战神复古-1.80战神传奇-1.80复古传奇-1.80精品火龙-传世散人服-新开传世网站-丢失传奇网站-1.80复古战神-1.80火龙微变-

我们可以听出来语气是非常的平静

是非

语气

1.76纯复古

我们可以听出来语气是非常的平静

第三章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你喜欢我吗这样认真地吻你算不算冰凉的嘴唇第一次这么勇敢而命运却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你我分离是这残破的月还是你渐行渐远的心01.幽灵教室仿佛做了一场噩梦。迷迷糊糊睁开双眼以为醒过来就是假的，却发现更可怕的现时正在等待着自己。穿过了长长的走廊，顷刻间便来到了另一个陈旧荒芜的世界。斑驳的墙，像遭遇过烈焰的浩劫，一层层脱落的是会，如同干枯卷曲的树叶般脆弱。不速之客的到来，行走时带过的风将地上厚厚的尘埃卷起又坠落。辛蕊咬着手指头往后看，地上的脚印如同海市蜃楼，在脚尖离开地面的瞬间又恢复原状，实在诡异莫名。安佑！安佑！不敢开口说话，辛蕊一点点靠近安佑在心里狂喊。可是安佑歪着头，活像一个面瘫病人般，整个五官都快散开了。再看看其他人，除了自己是清醒的，大家都像掉了魂魄一样，傻呆呆的。下意识地去摸胸前的玉。佛祖保佑，它还在！不知走了多久，只觉得那漫长的路途像穿过了一条破旧的隧道，在时空的河流里逆行，前面的黑影便是一盏引路灯。让几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前行。“大家抓紧时间，马上上课了。”女老师回头来嫣然一笑，破败的身躯渐渐变成正常的模样，一头微卷的头发被发卡别在脑后，一袭蓝色百皱裙刚好遮住膝盖，领口处矜持地系着一个大蝴蝶结。老师的模样看起来不过三十岁左右，笑容如春风般温柔。如果我不是看到过她的这是模样，大概还真的会把她当我的老师吧。辛蕊苦恼地揉了揉额头，顺道掐了安佑一把。快点醒过来啊，安佑！回不去就惨了！辛蕊听说过离魂太久的躯体会呈半死亡状态。很多瘫痪的人，昏迷的人，都是迷途的魂魄找不到自己的躯壳所以才一直无法苏醒。安佑的眼睛眨了眨，似乎有一丝觉醒的亮光，她迷离地看了辛蕊一眼，眼神又恢复了呆滞状态。“吱呀——”门开了，一团黑雾扑面而来。新锐眯缝着眼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可是紧接着，刺眼的光芒瞬间吞噬了整个黑暗，如水墨画般。一层层渲染上了生动的色彩。女老师带着大家走上了讲台，温柔地望了下面的同学一眼：“大家好，今天又来了四位新同学。马上就要升学考了，大家要好好学习哦。”此刻的教室里面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一张张稚气的脸茫然地点着头。辛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学生的制服明显不一致。她在学校的历史栏上见过，黑色条纹状的制服是八十年代的；而带白边的制服是前十年的，现在学校的制服才换成了间接地天蓝色和白色，去掉了一切条纹和白边。啊——他们。是不同年代的“人”！教室后面一个瘦削的男人正捏着粉笔嘎吱嘎吱写着板书，身上的西装也是好多年前的款式。“大家随便找个位置坐吧。”女老师的手一指，原本慢慢的课桌，竟然凭空出现了几个空位置。幻觉！幻觉！都是幻觉！辛蕊紧闭着双眼，拽着脖子上微微发热的玉佩，猛地睁开了眼睛——光，如来时般突然匿去，整间教室在玉佩的光前，一点点褪去了原有的色彩。空气中布满了尘埃，如雪花般密密麻麻。黑板上，讲台上，地上，都堆满了厚厚的尘土。辛蕊轻轻呼了一口气，尘埃在她的嘴边轻轻散开，又迅速合拢。原本微笑的女老师褪去伪装，变回了那具惨白的尸体，护色的眼眸望着下面一群焦黑的学生，嘴里黑洞洞地笑着。辛蕊恍然大悟，这莫非就是大叔说的“冥界地盘”——鬼域？！阳间和阴间像被一面看不见的镜子隔开的，就是我们理解的人间和鬼域。鬼魂力量强大，也足够扭曲空间，把人带到自己生存的鬼域里，迷途的人，怎么也走不出原本熟悉的空间，那是因为他根本已经不在原地，而到了另一个地方。大叔曾经告诫过自己，常人不可在鬼域待得太久，否则就回不来了！圣米学院如同每一所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可思议事件”，而传说中有去无回的幽灵教室更是其中之一，早有传闻，圣米学院没几年都有莫名其妙在教室或者宿舍昏迷的学生，有的甚至在医院躺了几十年都没有醒过来。真是倒霉！请碟仙竟然请出了一个恶鬼，这下好玩了，没准我们几个都会成为学弟学妹中的传奇人物了。不行！一定要偷偷溜出去！拜托了，玉佩！辛蕊紧紧拽着温热的玉佩，蹑手蹑脚贴着墙根，慢慢往后退，刚到门边拔腿就跑。一路的飞奔溅起了无数尘埃。辛蕊捂着鼻子感叹，沙尘暴都没这么吓人，虽然那些灰尘似乎对她没什么影响，不过看到密密麻麻的东西涌向自己真是一件很骇人的事情。大叔好像教过我怎么走出去的，哪里来就原路回到哪里去！可怜的辛蕊一路狂奔，哪里注意得到脚下，不晓得被什么东西一绊

，整个人就扑在了地上。花苞头“呼”地散开了。发卡无声地坠入了厚厚的灰尘中。回头一看，脚踝被一只枯爪死死拽住，怪不得跌了个狗啃屎。“去死！”辛蕊毫不犹豫地用左脚很踢那只枯爪，不晓得是哪个粗心的飘飘，手掉了都不知道。枯爪吃痛松开她的脚踝，辛蕊急忙站起来，对准目标。一个猛踢——“咻”的一声，爪子跌入了黑暗中。“窸窸窣窣。窸窸窣窣。”什么东西正密密麻麻地爬过来，尘埃太多，辛蕊五米外的能见度几乎为零。她静静站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此刻的耳朵和眼睛都不再灵敏，无法确定那些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声音到底来自何方。当那一团团黑暗蜂拥而来的时候，她才发现原来是教室里的焦尸追出来了。它们贴着墙壁，像一只只巨大的黑虫子，一点点朝着她爬了过来。跑跑跑！此刻脑海里只有这一个念头。辛蕊张大眼睛疯狂地往前跑，身体不知为何却越来越觉得冷了。轻轻呵一口气，都是浓浓的白雾。永远看不到的终点，后面密密麻麻的鬼鬼。怎么办？为什么在走廊都跑了这么久都跑不回宿舍！辛蕊急得快要哭出来了，可是第一次这么勇敢得独自面对危险，而不是拼命叫着“大叔救命”这样没有骨气的话，还是很值得赞赏的。前方隐隐约约站着一个人影，银色的头发那么耀眼。久尾老师吗？！辛蕊刚要跑过去，那个人影却残忍地消失了。该死的，难道又是幻觉！耳边窸窸窣窣的声音更大了，不用回头也晓得那些东西速度越来越快了！辛蕊不回头还好，刚转过头就看到一个黑糊糊的家伙正张大嘴贪婪地望着自己的大腿，那分明就是猛兽看到美食的眼神！拜托，您不要跑这么快吧。那家伙的手脚蜘蛛一样飞快再低上摆动着。扭曲的身体卡啦啦作响。它死死盯着辛蕊，黑糊糊的舌头带着粘稠的液体滴了一路。“救命啊！”勇敢的念头瞬间跑到了脑后，随便谁都可以，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吧。辛蕊被追得嗷嗷叫，使出吃奶得劲儿卖力地逃着。隐蔽的角落里，久尾贴着墙站着，眉头紧锁，头发忽明忽暗，有些焦急地望着快要撑不住的辛蕊。“久尾！如果此刻你挺身而出。我们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紧拽着他的手腕的，赫然是引大家玩碟仙的阿灵。久尾的银发一点点恢复，他眸子里的冰霜冷冷地望着虚空，点了点头。阿灵低着头，幸灾乐祸地看着狼狈不堪的辛蕊。这小女孩，拖鞋都跑丢了。真是可怜啊。她不动声色地笑着，一切都在顺利进行。对我来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个女孩死在这里吧！她依依不舍地松开久尾的手，好久没有这么亲近过了，我们才是天生的一对，不是吗？她仰着头，一脸爱慕地望着久尾，紧紧握着的拳头透露了自己残忍的心事。去死吧！“我最讨厌逃课的学生了”辛蕊蒙头撞在了一个人身上，头顶传来冷冷的话语。不会这么倒霉吧，我说老师您怎么可以跑得这么快？不要告诉我您是教体育的！女老师的脸因为愤怒变得更加扭曲了。他死死攥着辛蕊的手腕怒斥道：“告诉你们多少次了！要升学考了！这种关键的时刻，竟然还逃课！”辛蕊可怜巴巴地扬起脸蛋望着她，结结巴巴解释道：“那个——老师，我想你认错认了，我不是你们班的，我出来上个厕所而已。你看，我马上就要回教室去了嘿嘿。”她努力挤出一副好孩子的纯真笑脸：“老师，放心吧。我会好好学习的，你再不回教室，就要下课了。”说罢，一脸无辜地眨巴眨巴着大眼睛装可爱。女老师歪着头想了想。似乎在认真辨识辛蕊是否是自己的学生。辛蕊强忍着心中的不适，伸出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小心翼翼地别开她惨白的手——一根，再来一根，。还有最后两根了。还有最后两根了。他一边掰，一边无辜地笑。就要成功了！“不，你就是我的学生。我们把上已经好久没有来过新同学了。”女老师狰狞地笑着，揪着辛蕊的脸蛋一字一顿说得很清楚。可是那张脸很快哀伤起来，她爱怜地抚摸着辛蕊的头发：“你们这些孩子还小，现在还不懂得学习有多重要。相信老师，只有好好学习才是你们未来唯一的出路。明白吗？”“明白了。”我真的明白自己跑不掉了！辛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诛邪！”一声凌厉的声音从天而降，伴随着天农无缝的手势，熊熊火焰朝着她们扑了过去。辛蕊抬头便挡，那火焰看似凶猛却没有丝毫伤着她，胸前的玉佩早已划出了一个光圈把她紧紧罩着。而那强行拖人上课的女老师被火焰烧得退了好远，很快和那一群焦尸混在了一起。“没事。”辛蕊用力点点头，还不忘拍拍胸口证实自己活力四射，却把自己拍得猛咳嗽。“拿着！”付君浩塞给辛蕊一根柳条：“柳条打鬼，再合适不过了。”“哦。”辛蕊实在不敢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这根柔弱

的柳枝。“贴着墙壁，注意头顶！这些家伙很难缠。”一群黑压压的焦尸裹在黑雾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似乎随时准备扑上来把他们撕成碎片。辛蕊和大叔紧紧贴着墙壁，不让后背成为众尸攻击的对象，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噉——”一道黑影从雾中扑了出来，付君浩手在空中一挥，一道符带着火光打的焦尸化成了灰烬。另外两只看准了空隙往辛蕊扑去，鬼都知道逮软柿子捏，什么世道！“啪！”辛蕊瞅准了，柳枝甩得啪啪响，挨了拍的焦尸竟然一寸寸变小，最后成了一团煤炭似的的东西，被辛蕊两脚踢飞了。原来，柳条打鬼是把它们打小！真够神奇的。可是当两个人越挨越紧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残忍的真相，敌我数量差距太大。大叔符丢完了，辛蕊手甩得抽筋了，那些焦尸还在层层叠叠向他们涌来。“噉——”付君浩朝着天花板开了一枪，一个焦尸噉噉叫着坠在地上溅起了好多的尘埃。一瞬间，世界又安静了。付君浩的枪对准了那群黑糊糊的家伙：“全部退后——举起手来！”好吧，虽然是混杂务科，但好歹也是一个警察，这这些基本用语还是记得牢的。

“那个老师，你出来！”要知道，强悍的请人对人对鬼都有用。焦尸自动分成两边，女老师缓缓走了出来，她一脸戒备地盯着付君浩。“身为老师，怎么可以强行把学生拖到死去的世界呢？你把他们困在这里，教书上课，就以为自己还活着吗？方雨灵。还有魏安行。”女老师听到付君浩叫自己的名字似乎很诧异，自己已经死去多少年了？竟然还有人记得自己的名字，还有魏安行，他竟然认得他们俩。“我。我只是想教好他们。生前我做的不够好，死后我希望可以改变他们。”方雨灵说得很伤感。她她回头望了一眼那些黑乎乎的焦尸们，在她眼里都是可爱的学生们。她垂着头，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用力地解释，他她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可怕的执念，她每天都会准时到达那间古老的教室，继续教育那些被烧死的学生们。——如果你们再不努力学习，未来怎么办？你们已经是年级最差的学生了，难道还想继续糟糕下去吗？马上就要升学考了，老师不想你们全班都留级！——今天全班必须都留下来补习！教室的门已经被我反锁了。老师陪着你们一起熬夜！噩梦，就是那样开始的吧。不知何处传来的呛人浓烟从裂缝中涌了进来，火光由远及近。终于有人发现不对劲，大嚷起来：“着火了——着火了——快逃！”大家如热锅上的蚂蚁推搡着，往门口涌去。动作快的已经推开窗户跳了出去！七十多个人。尖叫声，哭喊声，求救声，仿佛是人间炼狱。她呆呆站在讲台上，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她的脑海如沸腾的粥搅得她心乱如麻。她告诉魏安行，今晚在教室里给大家集体补习，不到十一点，不能来开门。这个时候其他教室的同学早已走得干干净净，整栋楼只有他们还在这里面。为了防止大家偷偷溜走，她才会想到这个愚蠢又极端的方法留住大家——反锁防盗门。“老师——救命——”一个女孩被众人推到踩在了地上，凌乱的头发，脸上还有几个鲜明的脚印，她死死拽着她的脚踝求救，可是很快身体又被冲过来的人踩倒。她被乱七八糟地挤着推着，身体像个陀螺，贴着她工作了好几年的黑板转来转去。反锁的门，是打不开的。砸碎的玻璃，死死卡着几个人，进不去，出不来。后面焦急等待的人疯狂哭号着。七十五个学生。逃出去了几个？有没有二十个？被活活烧死了几个？似乎有一大半。因为就算出去了，等待他们的依旧是熊熊燃烧的烈火。被生生踩死的又有几个。似乎很多，都是些娇弱的女孩子们。“老师——救我——”耳边孱弱的呼救声飘成了一张大网，死死罩得她动弹不得。“啪！”粉笔在她指尖断掉。滋溜溜滚在地上，被大火吞噬。她轻轻闭上眼睛，面对着滚烫的黑板，一字一顿写了两个字——下课。耳边清晰响起了皮肉燃烧脂肪爆裂的声音，火舌舔舐着她的衣衫，像一条滚烫的巨蟒把她死死卷住，然后一点点吞噬。“方老师！方老师！”一个声音穿过重重火焰跨了进来，试图把她抢走，是那个戴着眼镜笨头笨脑的魏老师，他竟然不顾一切地冲了进来。“走——快离开这里——”魏安行的肌肤被烫起了一片一片的燎泡，他死死抓着方雨灵的肩膀想把她拖出去。“去哪里。”竟然不觉得痛了，他看着那些燃烧着的桌椅板凳，仿佛是为了嘲笑她而特意书写的墓志铭，地上的尸体黑乎乎地散发着焦臭味儿，她一脸麻木地跟着魏安行的步伐外逃。“随便去哪里都好，先出去再说！”未魏老师的眼镜上，镜片碎成了好看的蛛状。他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变得可爱。她的一生算是毁了，天涯海角都将被这熊熊烈焰所追杀，无所遁形。突然，她一个踉跄差点儿跌倒，低头一眼。

突然呆住了。魏安行躺在地上，仰面朝天，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眼镜仿佛被谁踩了一脚，镜片全都碎掉了。她缓缓抬起头来，看着抚着自己的那两只手，正一点点变得漆黑。那抹黑色迅速遍布了他的全身。方雨灵突然明白了什么，猛然甩开他的手冲进教室——讲台上，一个长卷发的女人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上的火还在炽热地燃烧着。他猛地抱住头尖叫一声，黑暗顷刻便吞噬了一切。

“我没有错。我根本没有错。”方雨灵嘶嚎着，痛苦地抱着头，地狱之火陡然从她脚下燃起，如蚕蛹般死死裹住这个可怜的女人，顷刻之间，她已经化作了一地的尘埃。那群焦尸也痛苦地捂住头，疯狂地翻滚着，火光又一次吞噬了它们。辛蕊一脸不解地望着大叔，付君浩缓缓仰头，叹了一口气：“方雨灵是被自己可怕的之年杀死的，当她想起自己是谁后，依旧无法醒悟。那团烧死她的火焰才会从记忆中涌出来，又一次吞噬它们。”“不过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当付君浩感觉到玉佩发出警告时，辛蕊她们已经被拖入了鬼域。这个小傻瓜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玉佩，自己早已注入了一股力量，当他紧紧拽着它时，他在遥远的地方也会感受得到她的需要。辛蕊丢掉柳条。叹了一口气：“一个叫阿灵的女生让我们整个寝室碗碟仙，莫名其妙就调出了这个鬼老师，我们四个就被拖过来了。”“我得去把她们带出来，你先回去。”付君浩蹲下来给她套上拖鞋，又帮她把头发扎好。为什么会有种像在疼爱小女儿的感觉。“大叔，你好像怪怪的。”辛蕊心中隐隐不安，总觉得付君浩哪里不对劲。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不敢看她的眼睛：“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会不会原谅我？”我那么自私地抹去你的记忆，让你忘记了你和他还有我们的记忆。虽然只是为了想让你快乐地生活，现在想来却是一件多么残忍又可恶的事。而今，他又回来了，你会作何选择？辛蕊，我不想让你不幸福。付君浩第一次那么不确定地问她：“你喜欢我吗？”在我和他之间，你始终更爱他对不对？所以我不敢问你是否爱我，我只能允许自己胆怯地说“喜欢”。“这样不够吗？”辛蕊踮起脚尖，蜻蜓点水吻了他的唇。只是一个浅浅的吻，付君浩却差点儿落下了眼泪，捧着她的脸颊，想要扯出一抹笑容，却发现现实太过艰难了。“不过未来怎样，辛蕊。”他轻轻抚摸着她的长发，“我都希望你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那个人我不想你的心里有任何阴霾，你明白吗？”我无论做什么，都只是想让你幸福啊。笨蛋，你会懂吗？会懂得我艰难又犹豫不决的心，想要留住你，却不敢再更进一步的心情吗？你曾经毫不犹豫地选择他，如今的你，也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吧。那些记忆，总有一天会再次苏醒，而我们，会再次退回到陌生人的地步。这样就够了。真的。一个温柔的吻，和你此刻的笑容就足够了。玉佩仿佛感知到了什么，微微散发着柔光照亮了两人的脸庞。付君浩苦涩地笑着望着她的眼：“要记得，我一直保护着你。”他俯下身去，郑重地亲了亲她微凸的锁骨，闭眼间湿润的睫毛让他的心一点点地侵入了泪水中。“大叔。”辛蕊还想问什么，付君浩已经一脸平静地转身而去，只余她在尘埃散尽后，一个人寂寞地醒了过来。

“走”迷糊的蓝昕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虚空的大脑突然清醒。“怎么还是那么笨呢。”那个冷漠的声音带着隐蔽的温柔。她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哥。”蓝昕猛地站了起来。许久才从喉咙里憋出一个艰难的字眼儿。蓝斯英俊的容貌和蓝昕平凡的模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不说，谁也不会相信他们是兄妹。一个是总带着邪魅冷笑的绝美少年，一个却是只能低着头自卑学习的丑小鸭。“哥哥，我死了吗？”不然怎么会看到早已去世的哥哥呢？蓝昕终于不争气地哭了起来。“如果再不带你出去，你就会真的死了。”蓝斯没好气地说道。“哥，我是在做梦吗？我很久没有梦到过你了。”蓝昕拽着哥哥的胳膊大哭起来。“够了！”蓝斯拖着她就往外走。那些该死的尘埃总是在周围飞舞，他无比厌恶这个肮脏的地方。“哥，我们回家吧。”蓝昕被他拖得几个踉跄，差点儿摔倒。蓝斯回头冷笑：“回家？你忘记了。我早已是个死去的人了。”我在父母的眼里，早就是个死了很久的人了。他们把我当成怪物一般，躲得远远的。你觉得那还是我的家吗？“哥——”蓝昕含着眼泪哽咽道，“我们回家吧，我想要哥哥。”虽然从小到大，这个光芒四射的哥哥总是把自己衬托得更加难看，可是他总是保护着平凡又笨拙的我。有这样优秀的哥哥，我并不觉得是种负担，而是觉得无比荣耀，突然有一天，他们说你死掉了。那时候的我甚至还不知道

“死”是个多么残忍的字眼。这个凶巴巴总是骂我笨，骂我丑的哥哥。真的就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中。哥，我们回家吧。这是此刻，蓝昕唯一想要说的一句心里话。虽然也曾埋怨为何自己和哥哥一点儿都不像，他那么好看。如果知道答案如此残忍，她宁愿自己永生不再开口。——因为，哥哥是我们领养的。当时医生说我们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就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但是后来。蓝昕，你出生了。哥哥的英文名字是Narcissus，希腊神话中无与伦比的美貌少年，人人都爱慕他那绝美的脸庞。他谁也不爱，只眷恋自己倒映在水中的影子，死后化为一朵孤独的水仙花。他喜欢亲吻别人，像个花心的少爷，可他的眼神却永远带着充满诱惑力的冷漠。每个被他亲吻过的人，魂魄都像是被他吸食了一样，许久打不起精神来。那些女孩们变成了凋零的花朵，而哥哥却变得更加容光焕发精神十足。“蓝斯是个怪物——”这样的话语不知何时传得到处都是，许多人到家里来闹。“蓝斯。你是我们的儿子，可是你。不是一个普通人，你理解妈妈的苦心吗？我们和妹妹还要生活，我们无路可走，蓝斯。你明白吗？”蓝斯怎么也忘不了，那个电闪雷鸣的夜晚，泪流满面的妈妈是怎样乞求自己离开的。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带走。只是默默看了蓝昕的房间一眼，就冲进了大雨中。从那个夜晚开始，他就死了。现在活着的，只是一个靠亲吻才能存活的怪物。蓝斯松开她的手腕，双手插在口袋里：“跟紧我。”“哥。其他人”蓝昕看着还坐在椅子上的安佑和温甜，她们并没有清醒过来。“其他人与我无关。”在灰蒙蒙的走廊里走了一会儿，终于看到了前方扭曲的墙壁，蓝斯的手轻轻一触，五指顿时淹没在了墙体中。飞舞的尘埃里，蓝斯的身躯半截在墙壁中闪闪发光。他回头对着蓝昕喊道：“过来。”蓝昕紧紧拉着哥哥的手，只觉得突然的窒息后，张开双眼自己已经停在518寝室的门口了。“等。”身后没有一丝响动，空荡荡的手心里还有哥哥的手指特有的冰冷，蓝斯再一次离开了自己。哥，我想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的另一个名字吧——Echo。一个深爱着Narcissus的希腊女神。可是无论Echo怎么爱着Narcissus，他都不会爱她，因为Narcissus不会爱上任何一个人或者神，他只爱他自己。哥，我多希望自己是活泼可爱的美少女，这样不管做你的妹妹还是朋友都不会给你丢脸。如果你不是Narcissus多好，如果你不是我的哥哥多好，如果你。不去吻别人，那该有多好。我宁愿一辈子做你的妹妹，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小尾巴。蓝昕不知道，命运对食灵者的最残忍的惩罚便是——你们永远吻不到自己心爱的人。四个女孩子先后醒来，大家气色都不太好，冲到阳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呼吸着久违的清新。安佑露出一个劫后余生的笑容：“天啊，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要在恐怖的幽灵教室度过了。以后碟仙笔仙。什么仙我都离远点。”关键是压根不晓得那个老师是在讲什么东东嘛。而且自己最拍考试了。温甜拍拍胸口：“真够呛的，我看得听到，可就是身体动不了，也无法表达。那种感觉，太可怕了。我决定好好学习了！”她冲着夜空挥挥手，“拜托不要再来找我了，谢谢！”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次的遭遇似乎让彼此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君子喵呜了一声，精神抖擞地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它哪里知道，几个女生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蓝昕和辛蕊相视一笑，静静地望向夜空深处。雕塑教室里，一双灵巧的手正给一尊塑像修改细节。它仔细抹平了某些粗糙的纹路，又小心翼翼地琢磨那些轻盈的芥末，最后手的主人才满意地退后两步细细欣赏。那张小巧的脸上，长着一双古灵精怪的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微微上翘，花朵般的嘴唇似笑非笑，似乎一张嘴就会从里面蹦出只言片语，长长的头发疏松的盘在头顶，歪歪地矗立着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芙蓉花。“呼”，他手一挥，单调的土质雕塑立刻色彩斑斓起来，红的红，黑的黑，吹弹可破的肌肤也陡然有了质感。“久尾”阿灵有些急躁地喊出声来。“嗯？”久尾随手从花瓶中折了一朵百合，小心翼翼地插在了塑像的发梢。“幽灵教室也没有困住他，下一步怎么做？”阿灵必须找话说，她实在受不了在这么沉闷的空气中等待一个折腾了两小时都没与自己说过一句话的家伙。“呵。”久尾并不在意，“付君浩曾是阴籍管理部门的人，他对付鬼魂自然很在行，入锅区区幽灵教室都能折腾死他，这个对手还有什么意思呢？对吧，冥绪。”久尾冲着玻璃窗里面的黑发男子微微一笑，冥绪低着头一言不发，只要辛蕊没事就好，其他的，他懒得管。“久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行动？我可等不及了。”阿灵真想一脚踢翻这个该死的塑像，然后碾成尘粉

！“如果真这么着急，那就自己搞定好了。”久尾斜瞄了阿灵一眼，似乎压根不在乎她是否站在自己这边。“去死。”阿灵嘟囔一句，摔门而出。

02.吸血鬼之战圣米城医院。“段小姐，你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陆医生说，下个月你可以不用再来复查了。”林悠然翻着段修斯的病例，转达了医生的话。“好的，谢谢。”段修斯裹了裹薄风衣，医院总是给人凉飕飕的感觉。那间熟悉的病房如今已经住进了其他病患，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了。她突然想起了那个胡渣儿从来没有打理干净过的男人，他与她曾经度过了一个凄凉的七夕，然后就消失了。妖兽科也搬家了，她不想睹物思人，因为自从那夜一别，她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付君浩说，上头很快会给他一个新搭档，杜甫要去转世了。“真的？”段修斯看着眼神有些躲闪的付君浩，冷冷问道。“咳咳。段老大，我骗谁也不敢骗你吧。”话刚说完，付君浩那个混蛋就一溜烟跑掉了。段修斯有些落寞地靠在椅子上，疲惫地闭上了双眼。她没有看到杜甫无声无息地走了过来，安静地坐在了她的身旁，手似乎想要轻轻碰触她的脸颊，却终究还是停在了半空中。任要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翻了杜甫一个鄙视的大白眼，爱一个人胆怯到这种程度，还是男人吗？！“悠悠，你确定她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吗？”任要每次都借着来医院看段修斯的机会搭讪，一开始林悠然以为这个痞痞的家伙是段小姐的男朋友，后来才发现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他每次都假装不经意地给自己带来各种小礼物，休息室里的花，心情不好时吃的巧克力，偶尔的一杯热咖啡她曾经说过不喜欢电台那些嘴巴恶毒话的DJ，他竟然转行当起了演员。那部鬼片拍得热火朝天，似乎还闹出了命案，未播先火。“你相信命运吗？”任要曾经这样问过她。林悠然歪着头想了想：“不信。”身为一名护士，看多了生老病死，反而更加不相信那些虚无的东西了。那一刻的任要，神情似乎有些黯然。“几点下班，一起床晚餐吧，庆祝段修斯痊愈。”任要冲着杜甫使了个眼色。段修斯揉了揉太阳穴，有气无力，“你们去吧，我有点累，想回家好好休息。”最近妖兽科的工作又铺天盖地涌来，她累得腰都快断掉了。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任要很没良心地拍了一下手：“OK！本来还想顺道送你一程的，看来你得自己打车了。”段修斯露出了然于心的笑容：“谢谢，我开车来的。”走出医院，已是黄昏，夕阳把一片橙色的光辉洒在凌云上，有一层层坠入人间。杜甫倚在墙边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嘴角不自觉泛起了淡淡的笑意。“杜甫，你活脱脱就是一个变态的偷窥狂你知道吗？”任要鬼鬼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偷看过段修斯洗澡。”他的手指头贱贱地抚摸着下巴，露出极其无耻的笑容。“你这个死僵尸的嘴巴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讨厌，什么事情从你嘴里吐出来都变得臭烘烘的。”杜甫一个胳膊肘撞在他胸口。任要把墨镜压倒鼻尖上，一双美目盯着段修斯远去的背影：“我说兄弟，你打算一直这样？躲在角落里鬼魅一样默默看着她，什么都不做，看她结婚生子老去？你脑瓜子有毛病吧！”“我不知道，但是——”杜甫顿了顿，回头瞪了他一眼“我现在只知道，你这个白痴离我远点安全，谢谢。”任要眼光一转，转瞄到了推门而入的叶云珠。两人仿似心有灵犀般带着情侣款的墨镜，遮住了大半边脸。好歹俩人都是大明星，出门总是要武装一点的。叶云珠一头乌发随意缩在头顶，将肌肤衬托得更显得如白雪般晶莹剔透，他看到任要，笑意渐浓。一根手指把墨镜推到头顶，笑颜如花：“这么巧？”“是啊，叶小姐身体不舒服？”叶云珠声音糯米一样糯糯软软。雪纺裙随着脚步的迈开水波一样荡漾开来，雪白的大腿若隐若现，那双凤眼里眼波流转，看的一个小医生直接一头撞在了墙上。俊男靓女走在一起本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身上掩不住的明星气质也让一堆护士嘀嘀咕咕开始八卦，更有甚者拿出手机拍照准备卖给小报。林悠然推开门出来正好看到两人远去的背影。同时三三一脸八卦地举报：“你的帅男友和大明星叶云珠看起来好亲热的样子。难道你们分手啦？”林悠然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却还是嘴硬：“他才不是我的那朋友，只是普通朋友罢了。因为他朋友刚好是我那科的，所以才熟起来的。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嘛就，你见过小护士配大明星的吗？！开什么国际玩笑！哼。”三三还未来得及接话，林悠然嘟着嘴离开了。死任要！果然是个花心大萝卜！还好我没有喜欢你。哼！任要和叶云珠一前一后来到了偏僻的楼顶。任要还在思考怎么开口，叶云珠已经发话了。“片场那个人是我杀的。”语气平淡得好像在说，“今天早上我吃

了一个鸡蛋。”夕阳的余晖给叶云珠的脸庞罩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辉，那张脸说杀戮也是如此平静动人。任要踢开了脚边的一块小石子，冷冷道：“在圣米城随意杀人是要受到审判的，我不希望你这样的美女出现在法庭上。”他知道，叶云珠不算是个坏人，只是娇纵惯了。叶云珠皱了皱眉，想了许久才缓缓道来：“第一次，那个家伙在我更衣室里安装摄像头偷拍我，我只是拆了摄像头，没打算动他；第二次，我一个人在化妆间时，他拿我的更衣视频威胁我，说要卖给《米周刊》，最后一次，他实在太过分了。拍完午夜场后，我一个人驾车回家。那个白痴就让蒙面抢劫想要侵犯我。”

任要倒吸了一口凉气，其实演艺圈的女性根本不安全，总有些男的打你主意，更何况叶云珠一向冰清玉洁，让别人看她反而好像很好欺负。“对不起：似乎只有这句话才能安慰对她的误会。”

“所以我并不会随意杀人。你知道若是其他女演员会怎样？也许第一次就被那个混蛋搞定了。我不是普通的人类，但我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如若我真是一个有野心的残酷女人，也不会去当一个艺人对不对？”叶云珠说着说着红了眼圈，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任要更加愧疚。“好了，没事的。那件事会处理妥当的。”任要压低声音安慰，确切说会被杂物科处理妥当的，他们本来就是负责这种擦屁股的工作啊。而且，理所当然应该卖我这个人情。”谢谢你。”叶云珠上前一步，轻轻靠在任要的肩头。任要双手无可奈何地垂在两边。哎，虽然是美人投怀送抱是件好事，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认了啊。但是如果鲁莽地推开，会很不绅士吧，人家只是借肩膀，有没有借你嘴唇。五分钟后。

“悠悠，晚上想吃什么？”当着叶云珠的面，任要故意喊得很亲昵。林悠然抬头怒瞪：“我晚上想吃什么关你什么事？”看着任要和叶云珠双双走下来，她心里更是火冒三丈，深呼吸了好几次才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是一听到那家伙的声音还是忍不住想要发飙。“那我先走了。”叶云珠神色自若地道别，可是目光转到林悠然身上时，眼神立刻变得含情脉脉起来。“好的，回头见。”任要大方挥手道别。“这位护士小姐的脾气可真够大的。”叶云珠与林悠然擦肩而过时，她毫不留情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记得电话联系。”叶云珠回头温柔一笑，任要直接愣住了，什么电话？却还是不得不含糊地回答，“哦，好的。”林悠然推着小车气冲冲地走了，心里大骂自己是白痴——我到底在生哪门子气啊！大明星了不起啊？哼！“林悠然，你似乎应该下班了吧。我等得无聊死了，到底晚上吃什么？”任要全然不懂女人间的针锋相对，他真的是无辜的啊。“回家吃屎去吧，混蛋。”

平时很温柔的护士小姐终于发怒了。寂静的停车场，“嘟嘟”的开锁声有些刺耳。段修斯刚打开车门，忽然觉得身后一阵不自然的凉风吹过，脖子处空荡荡的寒冷。“谁？！”她迅速转身，已经拔枪对准了身后那人的额头。“段小姐。”阿灵有些惊恐地张大双眼，很忌讳她手中那把威力十足的枪。“阿灵，你怎么会在这里。”段修斯认得这只猓啊，妖兽科有他的资料，办理入城手续时，两人有过短暂的交流。阿灵轻轻拨开黑洞洞的枪口，笑了笑：“有事去了医院一趟，看到段小姐了，所以下来打个招呼。”段修斯笑了笑，也许并没有这么简单吧。阿灵虽然没有不良记录，但她眼里闪烁的光芒表示她似乎并不是个良善之辈。“段小姐什么时候在脖子后面刺青了？还是那么嚣张的龙形花纹。”阿灵秀手一指，似乎想要看的清楚一些。段修斯有些防备地退后一步，贴紧了车门：“只是好玩儿而已。不过阿灵你似乎很久没有来妖兽科报到了吧。整证件逾期后，就不能停留在圣米城了。”阿灵的手往回一收，顺势拨了拨头发，并不介意：“也许。以后我们留在圣米城就再也不需要什么该死的证件了！”“那估计不太可能。”段修斯冷漠地打消她的念头。“那不一定哦。”阿灵娇媚一笑。凑近段修斯的脖子，深深嗅了嗅：“段科长，我们很会再见面的。”“但愿如此。”一股危险的气息涌上心头，段修斯的手一直没有离开那柄枪。话音未落。阿灵已经踩着个高跟鞋哐当哐当走了好远。出口处，她突然停住了脚步，逆着光的小小身躯冲着段修斯嫣然一笑。森森白牙，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却准确地传达了阿灵的威胁。一栋古老的欧式别墅，坐落在城西的树林中，那里原本是旧时的墓地，进去的人常常迷路。随着树木的葱郁，遮天蔽日般施展着枝杈，一路进去就让人找不着方向，更是把别墅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少数人知道那是薇薇安的府邸。每当圆月高照的时候，她就会坐在别墅前的花园里饮茶赏月，伴随着巴赫的曲子还有树林深处偶尔传来的

狼吠声很多次，她都是那样寂寥地看着花园里永不凋谢的夜来香。它们总是在夜的怀抱里清脆地打开片片花瓣，舒展着柔弱的身躯散发着忧郁的芬芳。不远处是一大片蔷薇，血红的铺满了白色的栅栏，可是薇薇安从来都不去理睬它们。偶尔有一只健壮的狼在月圆时分徘徊在花园周围，低低地嚎叫着。薇薇安有时候砸过去一个咖啡杯，有时候丢去一朵花，心情极其坏时就回到屋子里“嘭”地关上房门。有固定的钟点工来打理别墅的卫生，薇薇安的食物，也有部门单独提供，她的日子平静而孤独。只有那些沉睡的死人，常伴着她。——反正我与他们都没有任何区别，她常常这样自嘲。

地平线闪出第一道闪光的时候，便是薇薇安的睡眠时间，那只狼也摇晃着尾巴消失在了树林中。秋意渐浓，天色黑的越发早了。薇薇安雪白的肌肤在昏暗中散发着微光，她早早煮了一壶咖啡坐在庭院中小憩，敏锐的双耳清晰地听到了乌雀归巢的低鸣声。小桌上放着一封信笺，密密麻麻的英文千万百绕缠住了她冰冷的心。封印信封的蜡还散发着克鲁兹家族独有的芬芳，熟悉的自己是父亲用羽毛笔亲手写下的，可是。还是有种不能原谅的心情。“哗啦啦——哗啦啦——”林中归巢的鸟儿突然受惊似的扑腾着翅膀用上了天空。薇薇安金色的发丝陡然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夜风吹散了，一抹冷漠的笑容在红唇间微微扬起。“亲爱的妹妹，好久不见了。”两道黑影以闪电般的速度移动到了薇薇安眼前。薇薇安的睫毛轻轻扑闪了几下，冰冷的脸庞并没有看到亲人时的喜悦：“你们怎么来了？”满头棕发乱的像鸡窝一样的女人名叫索菲亚，雪白的肌肤，猩红的双眼，长了一张典型的混血面孔，她招呼薇薇安的声音并不亲热。另一个同样是金色长发，如同瀑布般披在背后，却没有薇薇安那么耀眼的光芒。她捂着索菲亚的肩膀笑得很灿烂，尖锐的獠牙在唇边若隐若现。“看来薇薇安并不欢迎我们。”丽贝卡烈焰红唇，高耸的胸膛看不出任何起伏，她也是个不需要呼吸的吸血鬼。薇薇安轻蔑地折了一朵夜来香别在发髻后，懒懒的声音陡然变得风情万种起来：“你们知道就好。”

“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吧，薇薇安。”丽贝卡看着薇薇安身上的裙子，散发出贪婪的目光。薇薇安的一切她都感兴趣，裙子，食物。还有。恋人。“怎么你的小情人没有和你一起吗？亲爱的霍克，我也许久没有见过他了。”丽贝卡知道什么样的话可以成功激怒骄傲的妹妹。索菲亚吹着口哨自顾自坐了下来，好戏就要上演了。“你知道，别人碰过的东西，我就再也不会要了。”薇薇安双眼突然蒙上了一层红霜，咖啡杯在她手里“啪”地碎掉了。“所以——滚出我的家！”雪白的咖啡杯碎成了碎片，却在坠入地上的瞬间化作了道道锋利的杀气刺向了二人。“呵呵呵，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暴躁啊。薇薇安，可怜的妹妹。备被逐出了庄园变得一无所有了不说，连你竭力保护的小情人都没有陪伴在你身旁。你知道吗？父亲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所以——”贝利卡狰狞一笑，修长的手指瞬间幻化成了凌厉的爪子，“我们是来送你归西的！”薇薇安急退一步，闪开了她的攻击，手一飘，一股漩涡在她掌心翻滚，桌上的刀叉全部都被吸了过去。

“父亲已经第三次给我来信让你给我回去了。我看你俩这么心急，无非是害怕我回去后就没有你们这两个杂种的容身之地了吧！”刀叉卷着疾风射向了丽贝卡，索菲亚刚要起身，却被一只蔷薇花蕊钉住了裙角。“你们不过是父亲一时头脑发热的产物，你们该死的母亲只是我们家农场卑贱的下人！原本我不想这样说莉莉丝阿姨，但是你们实在太可恶了！”薇薇安燃烧的瞳孔彻底愤怒了，她咆哮道：“我才是克鲁兹庄园的继承者！”“丽贝卡！”当年的账一起算了吧！金色的长发蛇一般飞舞在半空中，薇薇安漂浮在半空中，俯视着这两个不自量力的家伙。一再的忍让并没有让这两个不识好歹的姐姐见好就收，反而让她们一步步把自己逼入了死角。“很好，我也是这个意思！”丽贝卡头颅一仰，再转过来时，已经变了一张狰狞的脸，人脸和蝙蝠头怪异地结合在了一起，嘴如蟒蛇般大张着，密密麻麻两排尖锐的牙齿朝着薇薇安细嫩的脖子咬去。“滚开！！”薇薇安掀起小桌，朝着丑陋的头颅猛地拍了过去，强大的冲击力把丽贝卡直接拍到了树干上，咔嚓一声，大腿粗的树枝竟然断掉了。“哦呜！”肩头一痛，一团肉被活生生地扯了下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那该死的索菲亚！“呵呵呵。”索菲亚也化作了蝙蝠头，满嘴的鲜血，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猩红的嘴唇。丽贝卡从地上跃起来，手臂与肋骨间猛伸出了两片蝙蝠翅，翅膀用力一拍，整个身躯顿时飞到了半

空中，她咯咯磨着尖牙大笑：“薇薇安，吸血鬼不吸食人血怎么会有战斗力呢？血库里的过期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力量！蠢货！”俩人疯狂地拽着薇薇安的胳膊，在半空中残忍地撕扯着，试图把薇薇安四分五裂！丽贝卡用力一扭，薇薇安痛得尖叫起来，雪白的胳膊立刻反折成了九十度。“你说。你的小情人霍克看到这一幕会不会心痛得要死啊？亲爱的妹妹。”地面突然震动起来，树林中传来稀里哗啦的巨响，一只愤怒的巨狼从黑暗中窜了出来。索菲亚和丽贝卡对视了一眼，同时松开了手臂，任由薇薇安自由落体坐在地上。巨狼呜呜地叫着，当它的目光看到地上伤痕累累的薇薇安时，立刻咆哮起来。“我当时谁呢？霍克，许久不见了。”丽贝卡降到地面的瞬间恢复了妖媚的笑容。巨狼缓缓直起身躯，也逐渐化作了人形，他看也不看丽贝卡一眼径直冲过来抱起了薇薇安。“霍克，不用在我面前演绎恩爱了，你忘记了吗？当年她亲眼看到你从我的房间里出来的。”丽贝卡扬起眉毛，拉住了霍克的肩膀，“她不会原谅你的，也不会再相信你了，她是我的妹妹，我比你更了解她！”索菲亚环着胳膊冷笑，她对男女之情才不敢兴趣，如果不是这个健硕的男人皮糙肉厚，说不定早把他吞下肚了。“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薇薇安是否原谅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会一直在她身边，永远也不会离开。”霍克深情的望着怀里的人，“她对什么克鲁兹庄园根本不感兴趣，远走他乡只是为了过宁静的生活，丽贝卡，薇薇安对你如何，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我不管！”丽贝卡疯狂地抱着霍克的背：“你不跟她走！以前是这样，现在你还是这样！你的眼里只有她！她！她！你们在一起偷偷玩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我总是成为薇薇安偷溜出去的棋子，像个白痴一样夹在你们中间。你有没有想过我，我也爱着你霍克。”索菲亚用手指头卷着头发玩儿，漫不经心地添油加醋：“薇薇安死了，霍克自然就会回到你身边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真够笨的。”丽贝卡忽然被激怒了，尖锐的指甲瞬间插入了霍克的狼肉中，声音微微发抖：“霍克，我不想伤害你，不要逼我，那么你跟我走，我饶了薇薇安。否则——”索菲亚瞟了一样喘着粗气的薇薇安。嘟囔道：“我可没说饶了她哦。”霍克猛地挺直脊背，丽贝卡被一股庞大的李阳震了好远，她震惊得腾空而起朝着二人飞扑过去。几乎同时，索菲亚也伸出了摸着，她早就想要好好收拾这个娇滴滴的妹妹了，克鲁兹庄园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得到！霍克原本就是年轻的狼人，同活了几百岁的吸血鬼比武自然有差距，现在两个人又变形，只得奋力防守，还得提防她们偷袭薇薇安，片刻功夫，霍克身上已是伤痕累累。左胸还被嗜血的索菲亚抓出了好大一个伤口，手臂也被狠狠咬了几口，丽贝卡下手还有分寸，她原本就不想伤害他，而姐姐索菲亚就不痛了，招招要将霍克置于死地。“笨蛋，快走。”薇薇安摇摇晃晃从地上站起来，话音刚落，霍克突然被索菲亚抛到了半空中，紧接着又跟了上去吗，一脚把霍克踢了好远。“索菲亚！够了！”丽贝卡猛扑上去，接到霍克怒视着姐姐。索菲亚嘲笑道：“爸爸都不准薇薇安和这个低贱的狼人在一起，难道你以为他会大发慈悲让你们相亲相爱？不要忘记了，吸血鬼和狼人永远都是天敌！”“我不管！”丽贝卡疯狂大叫，怒瞪的圆眼快要蹦出眼眶了。可是那个愤怒的表情却凝固在了脸上就没有褪去，最后化作了不可思议的苦笑，胸口被一个粗壮的树枝贯穿，鲜血正如泉水般咕咚咕咚往外冒。“我说过不准再碰我的男人。”薇薇安残忍地笑着，狠狠抽出树枝，上面穿着丽贝卡早已停止跳动的肝脏。丽贝卡的手无力地松开了，霍克重重摔在地上，被眼前一切惊呆了。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索菲亚还未来得及阻止，一团火焰已经紧紧裹住了那颗黑色的心脏。“下地狱去吧。丽贝卡！”薇薇安的食指轻轻点在丽贝卡额前一点，丽贝卡的身躯立刻化作一团灰烬，散沙般堆在了脚底。索菲亚闭上双眼，沉思片刻，如果有丽贝卡在胜算更大，可是如今这个蠢货却因为一个男人而死！薇薇安不是省油的灯，再加上一个拼命的臭狼人。就算杀死他们，自己也讨不到任何好处，还是先走为妙。“你等着！”索菲亚咬牙切齿说了最后一句，便踩着树干跃入了树林深处。刚离开，薇薇安就倒在了地上，最后一击已是侥幸万分了，真要斗起来，自己和霍克哪里是索菲亚的对手！“对不起”霍克摇摇晃晃站起来，坐在她身旁一脸歉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似乎还是没有能力保护你。”薇薇安寒着一张脸，沉默地望着那片狼藉不堪的花丛。“我和丽贝卡不是你想的那样。那天晚上我喝醉了

，丽贝卡说把我送到你的房间去，可是醒过来却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她的床上。我想偷偷溜走，刚打开门就看到你了，。你要相信我，那天晚上我睡得跟头死猪一样买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薇薇安垂着头，低语：“说那些有什么意义呢？你的确是从丽贝卡的房间走出来，我也的确看到过你们俩抱在一起。丽贝卡曾经跪在我面前求过我，他说你无法选择所以才痛苦不堪，而她什么都不要只想和你远走高飞。你以为我父亲的暴怒只是因为我和你一小狼人恋爱吗？你错了。他的愤怒在于——你玩弄了他两个女儿，你让他们肝肠寸断。”霍克急得用拳头猛砸地面：‘我没有对丽贝卡说那些话！我承认她不止一次找过我，我每一次都明确地告诉她，我一生一世都只爱你，我不会再爱其他人！我对她就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我抱着她只是因为她骗我说自己失恋了，需要一个哥哥的怀抱来舒缓悲痛。薇薇安，你要我死了才能原谅我吗？月光流动在花丛中，芬芳四溢。薇薇安挣扎着站起来，冷冷道：“不，你死了，我都不会原谅你。”因为我杀死丽贝卡时，你的眼神让我那么寒心。’,对www,这是一篇已经发在贴吧里的贺生文。’,在生日前一个月就发过了，现在补了个渣短番外……,还是那句大家请尽情的祝米米生日快乐！,米米生日快乐~XDD【前言】，“月亮从天上掉了下来，小男孩把它从水中捞了出来。’,没有了月亮的天空让人们觉得恐惧，但很快，成批的‘月亮’被生产出来，挂在每户人家的窗前，他们渐渐将月亮淡忘了。’,而真正的月亮却躺在小男孩的家里，暗淡无光，忘记了以前的事情。’,寂寞的月亮和寂寞的小男孩一起，在深深的城市里享受着彼此带来的温暖。’,月亮慢慢长大了，也恢复了记忆，但它再也回不到小男孩的家里去了。’,而且，当月亮再和小男孩一起重温回忆中的美好时，它又获得了升上天空的勇气。”,“看不见的，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记住的，是不是永远不会消失？,每一个黄昏过后，大家焦虑地等待，却一直没有等到月亮升起。’,潮水慢慢平静下来，海洋凝固成一面漆黑的水镜，没有月亮的夜晚，世界变得清冷幽寂。’,但是，最深的黑夜即将过去，月亮出来了。”,——几米,【大衣变态跟踪狂】,没办法。那，回去好了。’,天已经黑了，半透明的云朵用可以看见的速度飘离头顶。因为看不见月亮，即使有路灯天空也难被照亮，他开始想念起被丢在那个书阁里的绘本。’,是受冷气团控制，还是受冷锋的影响？高中的知识果断忘得很干净，总之天气寒冷干燥持续晴天。’,空无一人，街上的人都跑到哪里去了？,温尚翊抽掉了最后一支烟，橘红的火星忽明忽暗，肺部和心脏迅速充盈起来像又塞满了期待。空气里烟气被大风扫荡得一干二净，直到火星要烧到尽头快烫到手指，才被依依不舍的丢弃，被狠狠地熄灭。’,他想，是时候找个女朋友了，再找一个。好好过？其实阿訇就还不错，隔壁邻居那个也热爱弹吉他的女孩。’,满地的烟蒂，温尚翊突然发现自己严重的违反了总小到达保护环境的做人原则，那些烟头被狠狠地被踩踏，然后又心甘情愿的，熄灭掉。’,五楼的灯暗了又亮了，再次暗下去的时候温尚翊的视线也跟着收回来。’,你让林北怎么好好过？,——至，最了解我的人。’,这样类似于跟踪狂的行为和接近于文艺青年守望女神的心态，完全源自于一辆拥挤的高峰期的公交车，开往一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温尚翊恰好的要去城市另一头替妈妈办点事，等到上了车再看站点，途经那个过了七点就被女生们认为是强奸案继发地的地带。’,而今天11.25离圣诞节刚刚好还有一个星期，离温尚翊的生日还有三天。’,尴尬的不上不下的日子，逢见一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人。’,——那个，费尽心思离开又费尽心思寻找的人。’,正当温尚翊随波逐流的被挤到后门边，满头大汗的巴住一根得来不易的扶杆，企图减小急刹时栽得四脚朝天的可能性，再次试图从衣袋里摸出手机查看时间时，他听到了温温的，明显是没睡醒的声音。’,“借过一下，我快下车了。”,电流滋一下穿过大脑，他甚至猛然间想到柯南里那个经典的【当！！】，茅塞顿开的场景，颇具恐怖色彩。’,于是温尚翊一下子扑住另一边的扶杆，真的是非常迅速的让开了一条路，在这样肉贴肉的公交车上，动作幅度大得令人匪夷所思……身旁同样以滑稽姿势扭曲的挂在贴在杆上或者贴在玻璃上的人们，看蠢货一样斜眼。’,希望不要被认出来。’,希望被记得。’,希望别被认出来啊……,希望能认得出我……,温尚翊攥紧扶杆，就像攥紧救命稻草，思绪还随着愈来愈强烈的心跳声俞飘俞远。’,夜晚冷冽的空气，随着报站和开门的声音从车外扑进来，温尚翊松一口气，同时又开始失落起来。’,下车了？下车了。’,车继续往前开，温尚翊回头望望亮着广告

灯牌的车站越离越远，却在扭回头时发现那个人近在咫尺，绝对不到一米，温尚翊确定。近在咫尺的侧脸比听到声音更加有冲击力，在心里被刻画上千遍的五官，此刻清晰凌厉的扎进眼里，妈的，好兴奋是怎么回事？眉骨上的痣，抿起的嘴猫一样狡猾，鼻梁，还有已经开始恍惚开合的眼睛……眼睛。温尚翊迅速转过头，那双记忆中的眼睛，自己的一呼一吸每个念头都会在那双眼睛下暴露无遗。偷偷瞄起身边的人，果然忘了我吧，果然忘了。切。过得还不来。穿SR啊听说这玩意儿很贵啊，阿沁说每一次就要喝一个月西北风，据说是一个什么乐团主唱的潮牌……，反正很贵就是了。就这么胡思乱想着，又不由自主的把眼神飘飘飘过去，咳，反正不是每天都有机会看到的啊，那就多看一会儿……，反正，他也认不出我来了。温尚翊悄悄蹭了蹭唇边冒出来的胡渣。希望他认得我。希望他不要忘记我。手心里薄薄的一层汗，滑滑的似乎抓不住扶杆。记得以前坐公交他都喜欢把自己半圈在怀里，然后趁机对着自己上下其手好不快活。——最幼稚的又最色的混蛋。他又似乎没有变。站着也打瞌睡，神人。温尚翊好奇的盯着看。真的很好看嘛。这么想着心里又有些自豪感，这是我喜欢多久的人啊必需好看啊谁比得上啊，这么出众这么优秀。希望他能认出我。电台播放什么歌，原本流畅的钢琴声似乎因为信号问题断断续续引人发笑，温尚翊终于大胆的直直的盯着睡着的陈信宏看了，一直盯着看到暗淡的钢琴收了尾，温尚翊又一次别过头，他眼睛都瞪酸了，可惜陈信宏仍然打瞌睡打得淡定如斯。奶奶的，别是已经认出来，还故意装作没看见啊！温尚翊很快就证实这样的猜想完全不靠谱，陈信宏突然揉着眼睛转过头来，温尚翊立马又把头埋向扶手，而等他回头再看，那个人已经下了车——干！大脑未来得及做出反应身体就跟下去，避着陈信宏躲进等车的人群后面。哦对，陈信宏家确实就住在这里。这个繁华却又潜藏很多危险的地方，于是乎月黑风高，跟踪的人将外套领子立起来掩住脸，甚至摸出墨镜带上。真是变态啊……吐槽完还是不远不近的跟着。温尚翊也不知道自己这么跟踪的目的是什么。强吻他？绑架陈信宏？敲晕拖回去压榨他劳动力？把他OOXX了？然后逼他说[温大哥我错了，我应该记得你的。]……，天真的是凉了，浑身汗的温尚翊觉得自己像个跟踪暗恋女生的变态大叔。下一步，冲上去敲晕剥光！什么啊！是要冲上去问你还记得我吗？结果还是隔着十米的距离，躲花坛边的阴影里看他上了楼，不一会儿五楼那家的灯光亮起来。恍惚的想起，公车上放着的歌曲其实自己有听过，还有些悠哉感伤的哼起来不大熟练的调调，心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反感又感动，默哀又悲哀。“我想是缘分哪里出差错情歌才唱着不松口”，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我想是天分不够难掌握唱不好的你爱我”，我希望你，爱着我。我希望你，还爱着我。月亮出来了。——至，最想忘记的人。【韭菜饺和板栗饼】温尚翊作为这家饺子店唯一的上菜员，他想他确实应该负责很大一部分的责任，一大盘水饺扣在自己的衣服上，换作自己一定会把那个人吊起来打。“怎么回事啊……这么不小心。”女生愤愤不平的接过一旁男生递来的纸巾，擦拭着白色连衣裙上黄色的油渍。“真的不好意思，我……”温尚翊只得一个劲道歉，收拾着滚落一地的无辜饺子，至少这位客人的态度已经相当好了，算他走运。“我，再给你们上一盘。对不起，对不起。”女生默许的点点头，正当温尚翊要松一口气时，她身边的高个子男生却开口了：“你脾气也真好，换我就让老板炒了他。浪费食物，啊好饿……”，温尚翊吃惊的睁大眼看向说话的男生，只见他似乎不耐的抿起猫嘴，还朝自己挑衅的笑了一下，看得温尚翊心一沉，不过也只得垂下脑袋走向厨房。“怪兽你是怎样喔？这几天精神这么差，是不是撞到鬼？”一个中长发男生从送菜口探进来。温尚翊抬了抬眼没搭理。一旁往巨大蒸笼里摆饺子的男人，推了推眼镜接口道：“怪兽刚才失手打翻盘子了，好在客人没计较，所以没事啦。不用扣工资。”蔡升晏不屑的啧了一声，含糊的说了一句：“怀孕了吧？也不回去休息。”温尚翊冲着蔡升晏愤怒的吼着去死啊拖把头。不过，是该休息了，最近状态太差，在这么下去水饺店要亏本了，虽然说这家店从老板到员工都吊儿郎当的。但是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考虑要不要再去家楼下的便利店打工。“怪兽，一会儿水饺好了，我替你端过去。”石锦航好脾气的拍了拍温尚翊的肩膀。“不用啦我自己捅的簋子。”石锦航看了看好友神经大条挥手的样子，还是忍不住问出口：“那个，温妈妈怎么样了？有没好一

点？”温尚翊没怎么犹豫仍然笑：“我妈就是贪睡了点。让她躺着偷会儿懒也还不赖嘛~”，石锦航嘴巴动了动又没出声，再一次拍了拍温尚翊的肩膀：“有什么需要跟我说，我尽量帮。”，“好啊，把你女朋友让给我。”，“这个不行！滚啦！”，“没有感情了。再见。”温尚翊故作痛惜的捂住心脏，接过冠佑递来的那盘饺子走出厨房。“臭小子就会转移话题……”石锦航默默的冲那人的背影比了个中指，诶，狗狗好像有个妹妹？有空介绍他们俩认识好了。温尚翊用脚带上厨房的门，端起一旁的白瓷盘，又抓了两听果汁，小心翼翼的朝那张桌子走去。“您好，你们的韭菜饺~刚才不好意思，所以赠送你们饮料好吗？”将左手的盘子稳稳放下，又把右手的两听橘子汁摆在一男一女面前。“哈，这么好，那谢谢咯，下次小心哦。”女生友善的笑了。温尚翊不好意思的摸摸后脑勺，转身走向厨房。“喂，小服务生，”又是那个男生的声音，“你这样就算完事咯？橘子汁算什么？”还未来得及等温尚翊开口，女生就狠狠敲了那个栗色的脑袋：“妈的，人家都道歉了你还想怎样？”那个男生委屈的捂着头哼声道：“姐~你这条裙子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才刚买没多久，你你你……”，“哎哟贺啦，这个回去洗一洗就好。”，“其实，我也惋惜那盘饺子啦……”，“翻都翻了你还要捡起来吃？！”温尚翊尴尬的僵着手，不知所措地看着俩姐弟，又鞠躬又道歉：“对不起啊，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大好，以后不会了，要不然这顿饭我请吧……”那个男生却先一步笑起来，噗嗤一声，然后整张脸更加生动起来，对着温尚翊手舞足蹈乐不可支。“你很奇怪诶，一直道歉干嘛，我开玩笑的啦别介意。下次小心喔，小服务生。”温尚翊一脸疑惑的走向厨房，妈的，“小服务生”是什么鬼称呼，怎么听都像某种特殊的职业，想到这种可能性后温尚翊不禁抖了抖。放风归来的蔡升晏抱着菜头粿进来，正巧目睹温尚翊自言自语着猛然抽搐了一下，惊恐的张大嘴：“他真的撞鬼了……”无风无月的夜晚，这样的秋天让全店上下都开始昏昏欲睡，于是八点半，全体下班。[菜头粿水饺店]的打烊时间随心所欲，取决于员工们的心情，再加上店址偏僻，七点一过就被列为女生成群结队也不敢走的危险地区。这样的店名散发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并且给负责点菜的石锦航惹了不少麻烦，比如总有人很白目的来问：“请问这里的水饺是不是都是菜头粿陷？”妈啦你以为比多味豆哦还有鼻屎味你要不要？“请问一下帅哥~~门口那只猫在哪里买哒？~”，去问那个刷盘子的拖把头啦。那是蔡升晏家的猫，因为绝对不服从被独自关在家这一说，所以蔡升晏对着满地的纸屑和毛线碎，头疼的闭上了眼。而这只相当有“人”权意识的猫咪，和店名确实又有极大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大部分原因来自于猫主人突发奇想，以及眼镜店长的一颗红鸾星闪烁不停，这样的理由。石锦航飞速的新建短讯：狗狗，我要跳槽。三分钟后收到回复：这是你说过的第二百五十遍哦北鼻（ε）么么哒在家等你。……温尚翊在刚认识这群怪人的时候就想辞职，但相处久了又觉得还蛮去。接下来要忙的事情仍然多，他伸长脖子看着蔡升晏抱着猫和刘冠佑一起右拐消失了，又放慢动作等到石头这家伙左拐过天桥去搭公车。温尚翊才慢悠悠的把店铺打烊走出店门口，揉揉发疼的太阳穴，看了看眼前一大帮面露凶光的人们。“温尚翊。”，“别得寸进尺，最后警告你一次。”，“下周五是最后期限，要么你就等着给你妈收尸。”还在喊话的小喽啰突然感觉领口被拎住，几秒前还乖乖样儿的温尚翊发狠的面孔就在眼前——“你有胆再说一遍。”，狐假虎威的人理所当然没有胆，也许是因为被小个子这样阴狠的表情震到，一时间竟然没人敢上前。这时众喽啰都闪开一条道，一人笑得很油腻拍了拍手：“真是个好孝子，但是既然是你爸借的钱，当儿子的就一定要还清清楚喔。要不要哥哥教你，怎么还更快？”人群中爆出几声恶劣的笑声，温尚翊嫌恶的拎开光头搭上的手。光头眼里闪过讶异的光，又笑了。“哦，小美人还很有脾气嘛，哥哥喜欢你这样的。”说着就伸手来搂温尚翊的腰。只见温尚翊轻轻一挡，张扬一笑：“可是哥哥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俗话说得好君子动手不动口，温尚翊一拳挥上光头的脸，又一个横扫把从背后扑来的人踹倒。外表看似很[卡酷一]但温尚翊心里暗自哀嚎，逞英雄不是件容易的事，人数众多恨不得他能变成中国神话里面那个三头六臂的娃才好。后背还是被什么敲了一下，险险的避开迎面挥来的拳头，紧接着腹部又挨了一腿。这样下去真的会死在这里，明天早上水饺店里的怪人们来开门，就会看到店门口有一个白

色人形线圈在地板上。温尚翊悲壮的想，这时候怎么就没个路过的人呢？不过这时候这地点有个路过的人真的不是特殊职业的……，“嗨～你们好，打累了吗？要不要吃板栗饼？”，一群人打得热火朝天时，突然全部停下来往一旁路灯下看去——，一个白白净净的男生，抱着一纸袋的食物，鼓着一嘴食物向他们发出【共享板栗饼】的邀请。温尚翊无语的抹了抹嘴角渗出的血，对还在若无其事摸鬓角的男生翻了个白眼。“我排了好久队，就是街口那家超级有名的哦。”，“……”混混们正在用眼神互相交流着，这是何方神圣，似乎这样的【突发事件】难倒了他们的智商。只见这位抱着纸袋的男生，无所畏惧步履沉稳的走向温尚翊。“小服务生，聚众斗殴不好喔～”，“……虽然不知道你是哪根筋搭错了这个点会从这里路过但是麻烦你快跑ok？”，本来还指望路过个能打的…你还是算了吧。“这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耶。”，……，怎么解释他才能明白！！，“我在被群殴。”看着已经反应过来的混混们，温尚翊把这个才有过一面之缘的食客拉到自己身后，压低声音说，“我来对付他们，你赶快撒丫子跑回家独享你的板栗饼拜托……”，“我吃不完。”扁扁的声音，仿佛吃不完板栗饼是天大的委屈。……，温尚翊几乎想给他一拳。刚才在店里也没看他智商如此低下！，在对面的人群重新扑上来时，温尚翊用力把板栗饼君往身后安全的空地推，手却被先一步拉住。“走咯～”，“喂！你！”，“快跑啦！”，于是轰轰烈烈的大逃亡开始了，温尚翊吃惊的看着这个弱不经风的男生，拉着自己跑得飞快，夜风里有好闻的烤板栗的味道。身后杂碎的脚步声和喊声渐渐被甩远了。似乎是月亮偷偷的给他们打亮逃亡的路，一言不发的扯了块云盖在流氓地痞头上。这不科学！竟然甩掉了？！温尚翊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两个人躺在那人家的地板上，呼哧呼哧直喘，温尚翊缓了一会儿开口。“诶。你知不知道跟流氓地痞扯上关系很危险啊？正常人都知道避着走啊！还板栗饼咧……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笑”，“笑屁”，“还以为你是很乖的小服务生原来是很有脾气的小～美～人～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妈的给我闭嘴啦不要学那个变态说话！”，只见那人翻身坐起来摸了摸鬓角，想了一会儿，伸手——，“我叫陈信宏，你可以叫我阿信。”【画天为牢】，陈信宏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小，其实他还比温尚翊大了两岁多。当温尚翊没头没脑的提出这个问题时，一旁陈信宏嘻嘻嘻笑着喊：怪兽哥哥～，妈的，滚。温尚翊快快起身去洗手间刮胡须。真是怨念。陈信宏大学毕业没多久，已经开起了画室辅导参加艺考的高中生们，温尚翊还在念大二。大概是因为自己的恋人已经事业有成，而自己还在念该死的大学，这样不争的事实让人心寒。再加上学长比自己有魅力太多，学长，他可是学弟学妹们心中室内设计系的传奇加招牌，陈信宏啊。温尚翊狠狠的掐掉烟，冲着侧躺在海绵宝宝地毯上大龄儿童表示不满。“阿翊，少抽烟。”，“知道啦。”，“阿翊，下午一起去看妈妈。”，“嗯。”，“阿翊，我可能要回台北。”，“好……等等？！”，陈信宏摸了摸鬓角，嘟着嘴不甘愿。“咳。我也不想回去，我还没把阿翊娶到手…但是我想回台北看看我老爸老妈啦～其实在台北开画室也很好，能带学生去好多地方写生。但是阿翊一个人，我有点不放心，所以…”，“没事你回去吧。我一个人没问题啦。”温尚翊想起病床上的妈妈心里不由得一酸，也还是软着语气允许。这种窒息的压抑感弄得温尚翊莫名的烦躁起来：“那我们，是不是要分手？”，说出来的时候自己也后悔了，其实自己完全没这个意思，温尚翊只得看着陈信宏冷下来的脸直摆手。“阿翊对异地恋没有安全感？”，“不、不是……我……”，“那就跟我一起去台北吧。”，空气仿佛被冻住一般，温尚翊深深吸了口气又吐出来，像是被关在空气稀薄的鱼缸里。“不可以。”，“为什么？”真的很少看到陈信宏皱眉头。“嗯…不想去。我还要念书，我的朋友都在这个城市啊，而且…”我还有妈妈。“总之你自己去吧。”温尚翊有些难过的抓起抱枕蹂躏，其实他很想跟他一起走，但是他要顾的还是很多，现在还不是时候，又不想耽误了他。“而且，你不爱我吧？”，“喂阿信，”温尚翊声音不由得大起来，“你这样说过分了哦。”，陈信宏真的生气了，怒点很奇怪诶，这人从来不会生气，温尚翊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这会儿脸黑得和锅底一样。“究竟是谁过分啊，阿翊为什么不为我做出一点牺牲？”，温尚翊忍耐了一会儿还是爆发出来，把靠枕往地上一摔。“喂陈信宏，你什么意思？你有你爸你妈，我咧？我妈妈能一个人

吗？你为什么不为我考虑一下？”，“阿翊，你能不能把眼光放远点？把妈妈带到台北治疗也可以啊。我爸妈会帮着你一起照顾她啊。还有，你的梦想只有这点吗？天天端饺子？你畏畏缩缩的能干成什么大事？跟我一起回台北我们一起想办法啊。”，听着陈信宏一连串反问，温尚翊只觉得一股火直窜心头，“靠...”，“你先听我说，你有幸福的家庭，你有疼你的姐姐，你走到哪都会有人帮着你都有人挺你。林北只是想赶紧把大学学费挣够甚至只要活下去就很好，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这点共识也没有？搞笑啊。”，快停下，这么说才过分。“你说我不会为你牺牲，对啊，林北不会牺牲，因为我目前没有可以牺牲的东西了，我不想牺牲了。我只是想有正常人的生活啊！跟你在一起以后我还要躲躲闪闪的，我难道真的要陪你躲一辈子？”，完蛋了收不回来了。“既然你不愿意和端饺子的谈恋爱，随你便啊。”，明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这样说他一定会生气的，但是声音里带了些颤音还是把最后那句说出来了——“分手吧。”，温尚翊看着沉默的陈信宏骂着骂着，委屈的眼泪就把视线糊作一团，看不清陈信宏的表情，一定很糟糕吧。哪想陈信宏突然扑过来，让温尚翊误以为他第二人格出来要揍人，下意识要闪开却被人牢牢圈进怀里。“这样分手太傻了。”，陈信宏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在耳边小声的说，“你明知道我也喜欢吃饺子的。”，“好喜欢饺子的。阿翊我好喜欢你，所以不要哭是我不好是我不好.....”，他们很少吵架。印象中最恐怖的一次争吵就是那个时候，仅仅摔了一个抱枕。温尚翊依稀记得，陈信宏委屈的拉拉自己的衣角索要了一个绵长的吻，最后叹着气揉着温尚翊的脑袋，似乎妥协了什么一般，很艰难。“嗯，不回台北了。”，而温尚翊拉着陈信宏的脸颊往两边扯：“是我不好.....”，没办法放下一切陪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陈信宏亲了亲温尚翊的额角：“没有你陪我，我做不了事。”那之后不久，温尚翊问陈信宏，你当时干嘛那么急着去台北，陈信宏挺厚笑的贼兮兮。我妈让我把阿翊带回去，给她和老爸瞧瞧，想给我们订个去荷兰的机票~然后啊~，大贼猫凑近了，猛的一口亲在温尚翊唇边。“结婚。我想和你结婚，光明正大的，可是你不答应我又急，所以就很生气。还以为阿翊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既然阿翊想等等那我们就，再等等。”，陈信宏抱着他坐在落地窗边厚厚的地毯上，那个冬天，陈信宏给整个客厅都铺上了地毯，因为温尚翊老喊冷。那个冬天，这个城市下了很罕见的雪，灰突突的小小的近乎看不见，但是确实是下了雪，在之后的十几年了被人当成宝一样说了很久.....，那年冬天，他们裹着大毛毯，在床上干了些少儿不宜的事，然后转移到地毯上晒太阳，陈信宏在他耳边反反复复的把“荷兰”念了好几遍，还说某某乐团演唱会好像要进军荷兰啊，那个主唱和团长很般配嘛...温尚翊死命的笑，你以为谁都是像我们俩这样？陈信宏说，你不懂，我姐和她的小伙伴们，因为那个主唱和团长迟迟不公开的事都快急傻了。希望别是假的哦。温尚翊继续笑，要是假的呢？他没回答，只是笑咪咪的把温尚翊按倒在地毯上，凑得很近，在他耳边压低声音说阿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客厅铺地毯吗？温尚翊摇头：...怕我冷？，因为这样，就可以在客厅地板上，和你.....，温尚翊的咒骂被陈信宏尽数吞进嘴里。接下来一年多结婚的事似乎谁都没在提过，只是期间有接到过阿信妈妈的电话，电话那头暖暖的担忧的声音问着，阿翊啊阿信什么时候才带你回来？陈信宏笑着抢过电话：老妈，你急什么喔，又没孙子可以抱，再等等吧。然而一等，就等到很久以后的如今，温尚翊抽着闷烟，回忆那个时候陈信宏短短的头发，在冬日阳光下泛着好看的光。他说结婚。那个时候，温尚翊心里暗暗下了决定，要么就成为一个能配得上他的人，要么就离开他。然后就离开他了。还记得，告白的时候，温尚翊红着脸开口说：“我喜欢你，一年多了。”，陈信宏脸更红：“我把你从地痞流氓手下解救出来时，我就打定主意要把你追到手了。”，像极了阿嬷阿婆爱看的狗血连续剧，于是皆大欢喜也只有三十几集。如果那些美好的大结局来续拍又是什么样子的日子，柴米油盐醋茶，况且是两个男人。就是如今，这个讨厌的如今，距离他们那次不到十分钟的激烈争吵和迅速和好，已经整整过了六年了，再算一下，距离有点好笑的初次告白也已经九年。这么一来，温尚翊的女朋友倒是换了不少。凑个十吧，遇到陈信宏的那年，到今年，十年了。而这个时候他却不在他身边。这十年来，温尚翊努力学习打工拿助学金奖学金，撑完大学，甚至还了混蛋老爸欠下的一屁股债，在找到工作的那一天

，妈妈突然醒过来。真的就和童话一样。幸福美好的大结局，使他忽然就想起那个绘本上，最后一页，主人公缠着绷带，拄着拐杖，独自站在草地上遥望天上的弯月，不用任何文字，足以传达这样的信息——也许月亮仍一无所知，早已忘记了这一段故事，可我还记得，在每一个深夜，我仍会看到你，但总觉得看不到你，我总会想起你，但好像又在一点点的把你忘记。和你度过的快乐时光像童话一样被留在故事的最后。故事的最后，我想起，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变成，配得上你的人。这个世界充满童话，也充满荒诞。温尚翊在人生最苦的时候遇见了陈信宏，在陈信宏离开后生活反而蒸蒸日上幸福欢乐。满天乱跑的云，心里像吹过一阵乎乎作响的大风，温尚翊看着五楼黑下去的灯光，想了好多事，想到那个被流氓地痞追得满街跑的夜晚，头顶狡猾的月亮，跟此刻的真的是同一个吗？那个人，还是很容易睡着，还是会在回家后把全家的灯都开亮，礼貌的对待每一个人，笑咪咪的好脾气的，让他觉得，似乎会重新把自己拥入怀中。怎么会啦，别乱想。陈信宏似乎不记得了。那样执着的离开，换谁都要下定决心忘却，温尚翊想，也不知道陈信宏有没有寻找过自己，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也都是那个记着自己生日，记着自己喜欢猫，记着温尚翊最喜欢啤酒的，那个陈信宏。那个陈信宏，无意间拿着笔给温尚翊画了一个无期徒刑的记忆之牢，圈进了整个天空，包括那个好看的月亮，结果每天都期盼看到那样的月亮，每天都是那样思念你，却始终看不见你。温尚翊觉得有点冷了，冬天快要来了，他突然很惧怕这个冬天，他一定会想到好多以前的事。你不记得，我也不意外。虽然很想揍你来着，不过也要为我失踪这么久道个歉。温尚翊很满意的站起来拍拍屁股，在楼下吹了这么久风，就是月亮也会原谅他的。看不见的，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记住的，是不是永远不会消失？温尚翊突然释怀一般，又望了望一地的烟头，最后一次看了看五楼的那户另自己牵挂好久好久的人家。这么想着，温尚翊迈开步子向来时的路走去，所以女朋友什么的还是暂时不要找了。无论如何都不会喜欢阿翊吧？即使大家都怂恿着祝福着什么[邻居间的恋爱很纯美]，什么[有共同的音乐可以谈]，温尚翊气得直敲蔡升晏的头，你们怎么都不问问当事人的想法！蔡升晏哦了一声：当事人是陈信宏哦？我告诉他你新手机号好了。……真是歹势，太阳系、银河系以至河外系，有人执著的追逐无数星星，又被星星嘲笑说不知足。温尚翊认为自己还是很知足的，世界之大，但月亮只有一个，真是太好了。【我的心肝宝贝树】我心中，曾有棵苍天大树。枝繁叶茂，绿油油的很茂盛，这便是我对阿翊的喜爱了。我总幻想那棵树，也许跟我和阿翊的前世有些渊源，说不定我们是一棵双生树，然后发生了一段凄美狗血的爱情故事，什么仙啦妖啦听起来就很热血。结果阿翊一枕头砸过来。有病啦，听起来就很幼稚，我看你干脆去写言情小说。那棵树最开始是在遇见他的那天晚上突然发芽的，突然的，痒痒得我心慌慌。以为他是个冒冒失失浪费粮食的混蛋啦，其实好可爱，会对着生气的客人鞠躬又道歉。好可爱好可爱。几个小时后看到他一脸狠劲儿踹倒那些地痞流氓，就突然好想了解一下他的心理活动，估计是满屏的“干”和“人怎么这么多”。觉得很帅很可爱的时候，又觉得有点心疼。有趣，实在有趣，连手里的板栗饼都比不上这会儿突发奇想去帮他的兴致，发现了比食物更有意思的东西，啊不，人。啊其实他太逞能了，对方有二十几个人耶，他以为他是李小龙吗？所以我走向他的时候，腿都是软的，身边一个个肌肉发达的壮汉们光是一个哼哼就可以把我吓尿，好在他们文化水平似乎比较低没看出来我的意图。耶！只记得那夜风里好闻的板栗香，温尚翊湿漉漉的额发还有脸颊上的小伤口，发烫的手心还有他受到惊吓后愤怒的吼声，他胆战心惊不断回望追逐的人群缩留给我的后脑勺，飞快的跑着跑得心脏变得好轻，我似乎在把温尚翊拉离他的婚礼现场，轰轰烈烈的逃婚……最后我看到他笑了，漂亮得不像话。之后有一天，我提起那次英雄救美，阿翊竟然是这么嘲笑我的：别得瑟了，就你现在的体形何来健步如飞何来英雄救美啊。我要哭哭了QAQ太坏了。…不过如果再来一次大逃跑，我觉得我和阿翊会被乱棍打死，有空还是锻炼一下好了。谁说床上就不能锻炼了？你们太天真了。阿翊喜欢看书，大学有一堆书要看，他老跑图书馆，我回学校找他只要往图书馆走就绝对能碰到他，甚至是在图书馆告的白。在我的书房里，他指着几米的某本绘本，画面上一个小男孩努力的举着月亮看起来有点傻。他说

，这本画册好棒。我就说，送给你。其实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所以你只要开口向我要我就会无偿奉上。而我想要的，仅仅是你安定的心和最简单的相信。那次争吵的原因大部分来说是我不对啦。因为求了爸妈很久，又一直逼着他们不许去追问阿翊，他们终于答应不干涉我的感情，我超开心。可是他要留下来不肯跟我走，我甚至很怀疑他有没有喜欢过我。……所以说，是我的错嘛。就那样错失了最好的机会，我认为最好的机会。让他完完全全属于我的机会。记得分手的那天两个人都超糗，一个眼圈好重，一个眼睛好肿。他先开口说，我们好聚好散。我说不要。他说，阿信你想什么事都太天真，你以为我们去荷兰结了婚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要顾的东西很多，你知道吗？他很平静的说，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我更不想用我的一堆破事拖你后腿把你的梦想都毁了，你应该被所有人捧在手心里而不是被叫做同性恋。我妈我已经转院了你不用找她了，我要走了。你……你要记住不要空着肚子画画。虽然我忍了很久，可是我还是哭了，我说阿翊，你不在谁给我做饭啊，这肯定是要饿肚子的节奏啊。然后他终于也哭了，抽抽噎噎的几乎是一下子崩溃的那种，他一手拖着箱子一手敲我的头骂：笨蛋以后学着做啦，你要是敢不吃饭我就寄恐吓信给你。不要走啊阿翊，我只能吃你做的饭我吃惯了我吃不了别的嘛，你就当我是朋友好不好？阿翊求求你……最后他还是走了，如果我想留他我完全可以做到，可是他说他不会回来了，我就真的相信了，那个男人做什么都很执着，他不会回来了。我用捆也捆不住的，我怎么舍得让他勉强自己。他甚至没带走那本画册。看见的，看不见了。记住的，遗忘了。接下来的日子并不难熬我甚至觉得阿翊并没有走，我总能收到莫名其妙的快递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零食，但大多数都是些果干核桃藕粉比较营养的东西，甚至有人帮我订了牛奶，每天早上准备来送奶叫我起床，我觉得他没有走，但是我不能去找他。这才是最难熬的。有时候玛莎那家伙会大发善心来给我送吃的，只是我每每问起他的事，玛莎都死命摇头说还没回来，号码也换了。我的心肝宝贝树，终于落叶了。明明是四月份，这跟六月雪是否是同一性质嘞？最近左眼皮一直跳，听说会有好事发生。可是早上在工作室等学生来画画，等了半天都没等来，终于有个有良心的发短信告诉我今天学校上课…哪里是好事啦！而且家里突然变得好安静好空旷。灰尘积在每一个角落，像是回忆厚厚的一层，无时无刻在提醒我，阿翊已经走了不要我了。甚至今晚回家的时候还感觉被人跟踪了。哪里是好事啦！下楼丢垃圾都有点点怕，要是他在一定哼一声然后大大咧咧的就下楼了。是不是因为我胆子太小所以他就嫌弃我了。其实我胆子也没有那么小，只是觉得阿翊一脸不屑的样子很好看！才不是找借口！于是，只好自己把垃圾袋扎好提下楼，看见花坛边有个抽烟45度仰望天空的忧伤黑影，因为很暗所以很好奇的猫在一旁偷偷看了好久，只是想看看这个叹气又往楼上看的人，接下来会不会寻短见。不过他似乎要走了。在等人吗？没等到吧。

“咳，阿翊。”那个人惊讶的瞳仁里潜着光，回望着我的样子还是很可爱，呆呆的嘴巴张的大大的。“楼下冷……我们，上楼吧？”月亮又从云里钻出来，把他的表情描绘的真切，他笑了，但是好像又是哭的。“嗯…好。”【月亮忘记了】，“看不见的，看见了。夏风轻轻的吹过，草从树叶翻舞飞场。遗忘的，记住了。乌云渐渐散去，一道柔和的月光洒落在窗前。生命中不断有得到和失落，于是……”再碰面的时候，我仍然爱着你。番外【礼】，“妈，我今天在阿信家睡。”，“……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啦。”，“”，温尚翊抱紧怀里的纸袋加快行走的步伐，却忽然停下来，注视街边的CD店的橱窗，被暖黄色的灯打亮的橱窗里，摆着某某乐团在日本出道刚发行的专辑，一头大象自正黎明的海平线走过来，头顶着金黄色的旋转木马散发着孤单的光。很奇特的感觉。那么，我们一步步踏向陆地，所能看见的和所期盼看见的会是一样的风景吗？身边有年轻的妈妈拉着嬉笑的小女孩走过，叮嘱她别调皮，远远的看过去，过于臃肿的羽绒服把小不点包得皮球般，这时，孩子突然上蹿下跳的惊讶的喊着什么，连带着年轻女人也低低地惊呼一声，温尚翊有些神情恍惚的揉了揉眼睛。白白的小小的刚开始只是一点点，后来就满天都是了。下雪啦。要抓紧时间回家，多买点零食吧，顺便把这几天的食材都买好，下雪天不爱出门。总喜欢赖在家里温暖的角落里最好一整个冬天都不要动。好想立刻窝进被子里啊……温尚翊哆嗦着看了看手表。街边的甜品点隐约透来甜腻的香

味，身边推着小车经过的小贩吆喝着鱼丸鱼丸新鲜美味的鱼丸……，天空中白绒绒的雪飘下来，陈信宏一定饿了，想着那个白白圆圆的在床上滚着喊阿翊你在哪阿翊你快回来我好饿阿翊我要饿死了……就觉得心情大好。今天把旧家最后一点有用的都带过来了。听说温尚翊要去拿东西，陈信宏放下笔，脱下黑框眼镜，将转椅面向在床边叠衣服的温尚翊，义正言辞的提出要同行。"只是去把音响还有一些乐谱拿过来，剩下的就放在那边啦，不劳您大……"，"阿翊，我是怕你去跟你邻居家的妹妹说话啦。"，"……欸陈信宏所以你是觉得我和阿沚一定要有点什么你才开心对吧？人家都有男朋友了。"，最后陈信宏败下阵来，可怜兮兮的把大头靠在温尚翊不堪重负的肩膀上，棉软的声音撒着娇："那我乖乖在家等你，你快点回来。"，温尚翊顺从的抱了抱比自己大了一圈的陈信宏。真是没办法，好吧，为了补偿那只在家嗷嗷待哺的馋猫，今晚吃麻辣锅吧，温尚翊又一次看了手表。那就更要抓紧时间了。……，从超市出来，左手抱着一包东西，右手还拎着一袋子的火锅料七七八八的，这种时候有人从后面喊你大名，心情就莫名的不好。"干……石头？！"，这个笑眼眯眯的男人左手揽着一个长发妹子，右手还牵着一个男孩，似乎正闹别扭，试图努力挣脱他爸的手。"怪兽～好久不见啊～"狗狗开心的挥手。"好久不见啦！你们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石头在温尚翊离开菜头粿饺子之前就去了国外，据说是去感受英国摇滚的魅力顺带着度蜜月去了。"早就回来啦"，石锦航拍了拍温尚翊的肩膀，"听玛莎说，你和阿信又重出江湖祸国殃民了？"，"什么叫重出江湖！什么祸国殃民！"，小男孩终于挣脱开他爹的手，跑向他的妈妈。"就是，唉，我要去买新墨镜了……"，……，小石头心满意足的从温尚翊手里的甜品袋里分到一个板栗饼，挥挥手跟着他爸妈走了。温尚翊望着那一家三口的背影，不自觉又笑起来，之前恋爱的时候本应该很小心，接个吻都要挑没人的地方，带着陈信宏出门玩的时候也尽量避免有肢体接触了，竟然还会闪到那群怪人。当局者迷讲的就是这个？，雪下大了路都有点不好走。天空厚厚的云，还有街道上一瞬间全部亮起的灯，他突然记起很久以前，他刚刚和陈信宏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很羞涩，特别是陈信宏那个家伙，拉个手都要犹豫半天。当时，两个人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坐着，笔直笔直的坐着，尴尬的第一次约会。陈信宏先开了口问阿翊想去哪呢，很温柔的眼神落在温尚翊身上。温尚翊也是有点不好意思转头看他，突然笑起来。"喂，笑什么……"，"觉得你像女生一样哈哈哈哈哈"完全乐不可支。"哈？"陈信宏摸了摸鬓角却遭到了更严重的嘲笑，"阿翊的意思是希望我能霸气一点？"，那时温尚翊看到陈信宏眼中一闪而过的光芒，不过这会又很纯良的眨巴眨巴眼睛对着自己卖萌了，希望是错觉。"其实是怕阿翊会介意不敢太放肆，都是男生所以要互相尊重，"阿信同学抿着嘴笑，"再说谈恋爱慢慢来，要学会享受嘛，对不对呀怪兽哥？"，对，慢慢来。闷骚的人真是讨厌啊，还没过多久，某人的属性一览无余，上一秒拖着你喊怪兽哥把你萌的小心肝直颤，下一秒就把你扔上床。跟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幼稚的人在一起久了，温尚翊站在街边仔细回想美好的恋爱记忆，先不提占了百分之四十的【看海绵宝宝的专属时间】，看书看动漫看陈信宏画画，还有些被和谐掉的内容……几乎都是两个人一起，在床上沙发上地毯上度过的。形影不离？记忆中的几年前，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并非每分每秒都是跟他在一起，但除了出门去画室，陈信宏很少往外跑，几乎都是跟自己窝在一起懒懒散散的宅着。甚至什么都要插一脚，比如温尚翊洗衣服，陈信宏就在旁边玩洗衣粉做的泡泡水，咕嘟嘟吹了温尚翊浑身都是，比如温尚翊做饭，陈信宏就在旁边负责吃，再比如温尚翊洗澡……，好了够了，温尚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几乎想跑起来，手上的东西蛮重的，但是他非常想回到那个有陈信宏的家里，突然就很想他，想扑进他怀里。陈信宏一定是上天送给他最好的礼物了。天空更加暗下来，雪也没有停的迹象，融化的雪渗进外套里凉飕飕的，刺骨。也许是因为失去过，所以更加反感自己的畏畏缩缩，反感当时义无反顾的离开。所以现在想马上回到家，回到那个温暖的明亮的屋子里……，等快爬完这湿滑的楼梯，脚几乎麻木，冻得没知觉的手去拿口袋里的钥匙，连带着手机一起飞出来，屏幕被摔亮。温尚翊哆哆嗦嗦的弯下腰捡——，11条未读短信，25个未接电话，傻子。笑着把钥匙和手机放回口袋里，抬起手敲了门。门几乎是应声而开，一大只热腾腾的扑过来，把冻得几乎要结冰的温尚翊搂进怀

里。,"我们今晚可以一边吃火锅一边看海绵宝宝。"温尚翊讨好的摸了摸大型动物的脑袋。,"于是就看到那人饱含担心和愤怒的眼神一下子柔软下来,变得湿漉漉的。,"陈信宏吻一下下落在温尚翊被雪淋湿的鬓边。,"回来就好。","我还以为你被雪女拐跑了....."【全文完】,啊,其实我们俩没有认识很久,但是看完《模样》就更喜欢你了QAQ,米米生日快乐a3a!!!,要变更漂亮喔!!!,.....跑去睡觉,晚安。么么哒。,"爱你的大橙子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是关于如何看待穷人和有钱人的,当时这篇文章分别,列出了不同国籍的人,美国人关于这个回答是,富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的运气比我们好而已,如果有那样机会的话,我可能会比他更加成功,我们可以听出来语气是非常的平静。而韩国人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把一切的技术都偷过来,这样我也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而中国人是这样回答的,希望有钱人能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就会变成穷人,要不就是说一些毫不避讳的难听的话去中伤别人,这也体现了中国人实际上是非常仇富的。,"在中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在传奇中选择的是一个道士职业,现在我的等级已经有35级了,而我也学会了召唤神兽,达到这样的成就,是我没日没夜地在传奇里面努力的结果,我也不知道,因为传奇这个游戏要充值了多少钱,现在我对传奇这个游戏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了。,"玩到现在我一直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人,请所有的玩家都有这种问题,这并不是说明我无能,我是传奇,里面的消耗非常大。其实总的来说这一段时间玩传奇,我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我也在传奇里面,被其他的玩家刷了许多次,为什么有一些玩家要把现实生活中的阴暗也带到游戏里面来,我觉得游戏就是一个放松身心,释放压力的好地方,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更多信息请关注:单职业迷失-单职业传奇-迷失传奇-迷失单职业-新开单职业-新开迷失传奇-1.76精品传奇-1.76复古精品-1.76泡点精品-1.76精品烽火-1.76精品网站-1.76合击版本-1.80复古战神-新开1.80复古传奇-1.80战神终极-1.80复古战神-1.80战神复古-1.80战神传奇-1.80复古传奇-1.80精品火龙-传世散人服-新开传世网站-迷失传奇网站-1.80复古战神-1.80火龙微变-,"《神秘的老人》(上卷)吴敬著,第一部古墓传奇第一章一穴风水宝地被毁,坎莹村木盖地遮天,大凡人都有个通病,只要老人做过的好事,一代一代往下传,越传越玄,最后把它神化。可是翻过来,倘若有了不体面的事,包了一层又一层,总想把它包化,惟恐外人知道一点痕迹。我就不这样,怎么个事儿就怎么个事,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做了坏事也不掩盖。我活到现在,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出生,已经136岁了,历经三个不同的朝代,做过好事,也做了不少对不住人的事,该怎么对后代讲就怎么讲。咱们的老祖宗就做过一件很不体面的事,你们这些年轻人谁能知道?我今天就简单的说一下。,"原先这个村叫刘家庄,刘氏老斌是财主,咱们的老祖爷吴小四,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男的给刘家扛长工,女的给刘家做饭和浆洗衣裳。当时给刘家扛长工的还有个阴阳人叫胡三,孤身一人,自小漂流在外得异人传授,但因时运不济,没成大器,后半生落脚刘家庄做活,与老祖爷成了要好的朋友,二人无话不说。有一天下雨,二人打了二两老烧酒在牲口圈里闲聊,胡三说:"老弟,我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虽留过两个小徒弟,那个也不能成材,时间长了,恐怕见了面也不准认识了。眼看有穴好莹地就要被毁,我实在不忍心。","三哥,你真会说笑话,给老当家看一穴,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莹地在哪儿?","这穴莹地就就在本村,还是刘家的地。","怪不得叫你阴阳三,越说越离题远了。老当家整天阴阳先生不离门,难道一个高手也没有?","真是隔行如隔山。你那里知道,看阴宅有两条。第一,德性欠佳的人不点正穴,像咱老当家这样的人,狼心狗肺,谁也不肯给他看好穴。第二,看阴宅有个诀窍。一类是固定不变的莹地,如山川谷泊,千百年不变,一般阴阳先生都能看得出,可是第二类伴随自然条件的改变,时间不到,平地一块,很难有人看出,若错过这个时间,风水又被毁坏,根本谈不上好莹地,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才能造就一块千古未有的上好墓地,甚者能出真龙天子。","三哥。你越说越玄,按你看来,刘家一定有穴宝地,将来准能成大器?","可不。我得异人传授,实有眼力,但恩师说我没命,叫我为有德者觅一风水宝地,将来有个善终。","那你选到了有德之人吗?","远看。","没人哪。","近取。","老兄真会拿我取笑,咱这个穷汉,一贫如洗,死后连个埋葬之地都没有,怎敢

胡想? ”, “ 我叫胡三, 你叫胡想, 不是胡想, 是李(理)想, 理想能够变成现实。 ”, “ 按老哥说我有这点命? ”, “ 就是啊。有的本人有命, 有的是后代有命。我讲个看莹地的故事 ”; 一个放牛娃, 家里什么也没有, 平时串房檐住。母亲死了, 不能在人家的房间里停放死人, 于是背着母亲的尸体, 先放在村外的一个土岗上, 然后找舅舅去。舅舅是个风水先生, 他对外甥说: “ 不能瞎葬, 你爹妈一辈子受穷, 我得给你爹妈看穴好莹地, 我看看去。 ”, 到他姐姐躺着的地方一看, 高兴地说: “ 就在这儿埋吧! 外甥不必受穷了, 以后能出知州, 我做舅舅的也感到光彩。 ”, 放牛娃却感到不悦, 心里想: “ 不在宅院不在坟, 全在自个人, 我生就的放牛娃, 根本不想好事。 ” 他回去把老母亲背上就走, 心里琢磨着: “ 随便放个地方你说能出知州, 我这次找个什么也不能出的老树杈, 看你还能怎么说 ”。于是他把母亲的尸体放在树杈里, 又去找舅舅。但他万也没想到, 舅舅一见更高兴地说: “ 外甥是真有命, 千万别动, 当辈能出 “ 宰相 ”, 我可就成了 “ 宰相 ” 的娘舅了。 ” 他又劝外甥: “ 人要知足, 知足者常乐; 人不能有贪心, 贪得无厌最后没好下场。 ” 可他万也没想到, 外甥不愿做官, 与他所做所为恰恰相反, 所以就又把老母亲背走了。这次他把老母亲的尸体放在一个沙丘南面, 面对老母亲磕了四个头, 流着眼泪说: “ 你老人家生前受饥寒, 今天我把你放在阳坡里, 让你老人家暖暖地安眠吧。 ”, 放牛娃再次去找舅舅, 舅舅早已有了气, 对着外甥恨恨地说: “ 几处好莹地你都不葬, 贪心太大, 生就的椽子作不了檀, 这次是穴好地我也得叫你挪了, 当一辈子放牛娃吧。 ”, 舅舅跟着外甥去看姐姐的尸体, 不料刮起了大西北风。二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沙丘, 可是沙丘大了好多, 再想找到尸体, 在当时的条件下比登天还难, 只有作罢。舅舅看了再看, 面对外甥说: “ 有福之人不占无福之地, 你以后能成人王。 ”, 据说, 这个放牛娃就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老祖爷听后哈哈的笑着说: “ 我说三哥呀, 那是故事, 那是传说, 刘家就算有个沙丘, 那也没有咱弟兄的份儿, 就是给了也没用啊。 ”, “ 可不是那样, 只要你能想法弄到手, 我敢保证你家子孙万代前程无量。 ”, “ 真能如愿, 我把你当亲生父母奉养。 ”, “ 好, 我帮你想法。 ”, 二人都有贪心, 谁也想把光景过好。老祖爷找到老东家: “ 老伯, 我两口子给你干了八年, 到现在还房无一间地无一垅, 我向你提个要求, 我和我媳妇儿三年的身价不要, 你老人家把顶嘎咕的地给个一亩八分的, 我们除了养种地还抽时间给你家打短工, 你看行不行? ” “ 咋就不行, 我也是这么想, 光这样下去到哪儿算一站? ” 老东家这么说, 心里可在想: 我那个沙丘, 每年刮风总得侵占二分好地, 长此下去, 十年就二亩, 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倒不如顺水推舟, 既有利又充个好人。于是说: “ 别的地我也不打算出手, 给了你那沙丘我觉得对不住你, 长年寸草不收, 你要了也是累害。 ” 老东家说完, 瞪着眼看老祖爷的面色, 等待他的反应。老祖爷的目的是要那沙丘, 真是正瞌睡给了个枕头, 于是忙说: “ 大伯真肯割舍, 我就想法在上面种上庄稼, 豁出命来担水去浇。 ” 老东家一见他痛痛快快地答应, 顿生疑心, 马上转了个弯说: “ 要光凭种地, 这么个沙丘也没用, 不过我见风水先生说, 根据情况的发展, 将来还能做阴宅, 看看我和家里人商量商量再说吧。 ”, 老祖爷正在兴头上, 一听老东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心一下凉了, 他知道一提当莹地, 再想要是不可能了。老东家再找谁商量呢? 风水先生经的多了, 都没把这个沙丘放在眼里。今天老祖爷要推辞不要, 那时老东家是非给不可, 并且肯定会说: “ 不是我不成全你, 而是你光想挑肥的。 ” 可是到现在, 一切都迟了。老东家会找谁商量呢? 他心里清楚, 胡三确实有一套, 不过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从思想上还是觉得远来的和尚念得好。这次到了劲头儿上, 他决心再听听胡三的高招儿。于是找到胡三说: “ 三子, 你在我家干了多年, 大伯没外待过你吧, 从我心里, 都是把你当家里人看待。 ” “ 是, 大伯待我不错, 有用着小人处尽管说话, 我肯定尽力而为, 拼命去干。 ” “ 拼命倒不至于, 我有点小事需找你商量。 ” “ 什么事吧? ” “ 我只问你一句, 到底这个沙丘有用没用? ”, 胡三低头不语。他心里在想: 肯定为这事过了话, 我就甭说有用, 如果不说是祸害小四就办不成, 老东家一是不缺那几个钱, 二是不会平白无故去帮助小四, 到底怎么说好呢? 他思来想去, 还是不能正面说, 只有见机行事, 将计就计, 把事促成。于是问道: “ 手拿罗盘的人你也不知见了多少, 他们怎么说呢? ” “ 嗨, 别提了, 谁和谁说的也不一样, 沙丘到提的不

多，特别是丘前这道河沟，真说的我头疼，长年流水，把钱财都白白流走了。右边这个大壕坑，听说因为土质好，历朝历代在这里烧砖，形成了现在的低洼地，也把这块蛮好的莹地破坏了。”，“是啊，尤其是左面长年拉沙的车道，好像箭一样射向沙丘，真把好地全给毁了。”，“三子，咱们说实话，你说将来这个沙丘有用吗？”，“风沙连年增加，耕地岁岁减少。”，“我有句透底实话和你商量，让你给我拿个主见。”，“什么事吧？”，“小四两口，愿用三年身价买了我这个沙丘，你说怎么样？”，“这本来是你家的事，我怎能多言？”，“但说无妨，我是洗耳恭听。”，“依我看，卖丘不卖道。在咱们这里沙子也有用，留着这条道，什么时间你也能拉沙子用。”，“还有什么？”，“要我说，他买了沙丘，周围是你的地，每年风沙压地，还不是你吃亏，干脆把周围的一部分地卖给他，再也不让风沙侵害你家。”，“好，就按你说的办，明天就写文书税契。”，三沙丘不管怎么费力总算买到，胡非常高兴，并且把自己的工钱偷偷的借给老祖爷，取笑说：“老四，以后可别忘记还我这三十两白银哪。”老祖爷也笑着说：“知恩不报非君子，咱们可不是那号人。不过我有一点不清楚，你为什么非让我买下周围的地，不让买那条道呢？”，“老弟认为我吃里扒外？内心还向着东家？”，“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要有那种想法，我还算人吗？我知道，你要不从中使劲，买到这个沙丘是不可能的，我怎能疮痍没掉就忘了疼呢？”，“你能知道我的苦衷，就算我的心血没白费。你哪里知道，老东家这号人，也是有心计的人，唯利是图是有钱人的通病，他不见利不干，把沙丘周围的部分土地卖给你为的是坚其心也；又把那个拉沙道留下，使他知我内心向他，不向你，所以才把事情促成。”，“怪不得外人说你内心向老东家，原来如此，”，“别人这样想也是对的，我能忍辱负重。可他们那知道我用心良苦，内心向着四弟呢？”，“那条道以后让走不让走？”，“文书上明明写着，谁不让走也不行？”，“那可成了祸根，永远也不能舒心。”，“什么？这个道有无穷无尽的富贵。”，“啊！我可真不知道，请你讲明。”，“你那里知道。首先是你将来出人和埋人用的大道，谁也不能干涉；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沙丘是一块风水宝地。它右边的大片洼地，是天砚；左边这条道，形成玉笔，丘南的河沟，没有别的条件作衬，是条害河。有了玉笔、天砚，他就成了天然玉带，再加宏观，头枕太行，足蹬曹池[注一]左连郃河，右靠磁水[注二]，形成气势磅礴的天然大屏障。只要将你父母的尸骨葬于正穴，当辈发迹，二代可出文武状元，以下官爵有三石(读但音，我国古时容量单位折合十斗)六斗芝麻之多。”，“哈哈，万万没想到三哥真有管乐之谋，孔明刘基之才，原先我认为你走过江湖，练就一嘴好口才，原来你确有真才实学。只要你给我父母点了正穴，我吴小四终生不忘。”在胡三的帮助下，老祖爷把他父母的尸骨偷偷用被子背到沙丘，问胡三：“三哥，在那里刨坑？”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胡三的话确实一言九鼎，但他没有随便回答。他冲着大叔大婶的尸骨在沉思：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我要点了正穴，以后小四变了心怎么办？假如不点正穴，他就算变心，我还有个回旋的余地。真要点了正穴，将来他把心一变，气死我也没有一点办法。老祖爷人穷是实，但他不傻，一见胡三迟迟不说话，知道里面必定有说(有其他的想法)。于是上前问道：“你信不过我？”，“不是我信不过你，实在关系重大。”，“老兄心里清楚，我可真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吧，如果我给你家点了正穴，时间不长我就会双目失明……”，“老兄只管点正穴，我向你发誓，”边说边跪在地上，“如果你的双目失明，或者有了其他病残，我保证像孝敬老人一样伺候。”，胡三见他心诚，上前把他拉了起来，也很诚恳地说：“只要你不外待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胡三下了狠心，点了正穴，并帮助老祖爷刨坑，把二老的尸骨埋到沙丘上，头枕西北，脚蹬东南，然后把坟头平掉，这一切做的十分秘密，全村人谁也不知道。老祖爷和老祖奶自从要了这个沙丘，白天黑夜干在沙丘上，把沙丘平整成一片一片的耕地，洒下一粒粒种子，一桶一桶的挑水浇灌，另外在边缘和闲着的地方栽上各种各样的树苗，但没敢栽种松柏，真是成了一片开荒地。为了养种方便，他俩还在丘前盖了个小房，连同剩下的两个小男孩和两个女孩及一头牛搬了进去，就这样算成了一家人家。(其中一儿子因养不起卖给人贩子了。)，胡三照常刘家干活，差不多每晚到小屋坐坐，虽然说不说同胞兄弟，但确实无话不说。老祖爷虽光景很不好过，但还是经常打二两酒，简单拾

撮点菜，弟兄俩坐在一块儿聊聊。也该老祖爷发迹，那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得不错。活该胡三败兴，三天两头闹眼灾，紧治慢治，双眼失了明。开头老东家还给工钱，呆了半年，不仅没了工钱，连饭也不管了，别无他法，只有到老祖爷家。老祖爷确实待胡三不错。随着家景逐渐好转，不断给胡三改换饭茬，胡三心里很满意，思摸着小四的光景越来越家大业大，自己将来更不愁吃喝。小四的光景越过越兴旺，好象火一样旺了起来，不过几年工夫，竟敢与一般富户相对抗。胡三看不见，但听小四的语气就知道他家不比以前了，再者他能体会到让他吃的也比往常强了。胡三高兴的想：小四两口是个长良心的人。人走时运马上膘；穷汉走的背脊晃[注三]。吴小四真乃时来运转，豆渣饼子也能打着火，干啥啥顺，种啥啥收，后来在小屋前栽了柏树也长得枝繁叶茂。不到五年，光景居然超过了刘家。特别是为要刘家周围的一块好土地，还真有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刘家深知为得到这块眼珠子地急得吴小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因此他再找人办长短不卖给他，刘老斌说：“甭看我当时光景不如他，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有的是银元，挡不住我不卖我的地。”常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吴小四下决心要买这块地，因此就托人去和老刘家说。俗话说，人托人能搬倒山，终于说动了老刘。至于价钱，中人说：“你开个价，多少不打折扣。”刘老斌一听，说：“既是有中人，我不能随便瞎要，没边没沿的把嘴张得跟血瓢一样，也显得你这中人不会办事。”中人说：“那你的意思让我说个公道价？”“唉，不是，我不能难为你。我的土地，我总得说个办法，你再看看行不行。”“那你就说说我听。”“我东边那个小垮院，他朝里头扔银子，我在里边看着，我说停，这就算了，有多少钱算多少钱。”中人心里话，那什么时候才算？不过又不能说不，小四吩咐过要什么条件都答应，于是说：“就这样吧。”中人说条件，老祖爷也犯了愁：刘家提的这个条件，真比要命都厉害，意思就是不卖给我，不过我也得豁出半份家产试一试，就算买不了，也得叫他知道我刘小四比他更强，于是说：“话是一句，明天就去。”买地的买卖开始了。吴小四在外边把元宝往里扔，中人在墙上看着，刘老斌在院里把关。元宝一块一块隔着墙飞了过去，一会儿扔了个满院子都是，竟然有一块飞到了屋子前面，差点没把水缸砸着，刘老斌赶紧说：“停停，等我把水缸叫人搬掉。”老祖爷不扔了。等把水缸搬到屋里，对外边说：“扔吧！”可是外边不扔了。老刘问：“东西都挪好了，为什么不扔？”小四在外边答道：“叫中人说吧，讲好说‘停’就算了，从你嘴里叫我‘停’，于是我就不扔了。咱们都是在村里说一不二的人，甭叫人笑话。”刘老斌张着大嘴没话说。吴小四随着光景的好转，早已不在小屋居住，连同恩人也一块搬进新家。开头自己还动手做事，后来一切都想叫仆人做了。老夫人对小四说：“胡兄总管待你有恩，可咱们从无到有一天也没亏待过他。现在咱们都让人侍候了，为什么还得亲自管他？”“你说的不对，老兄待我恩重如山，我们必须对得住他，你不管我也得管。”话是这般说，但谁都知道，“百日头上无孝子，”时间一长，特别是个双目失明的人，有一会儿不管也不行啊。久而久之，把小四也真觉得腻烦透了。再不过半年，老两口恨不得胡三早点死掉，可是胡三又偏活得很壮。老两口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好法。最后还是小四说：“咱们不能一百钱去五十闹个大显茬，必须慢慢的疏远他，让他自己说出不愿跟着咱们，绝对不能从咱们嘴里说撵他。”胡三虽然眼瞎，但心里不糊涂，跑过江湖的人什么世面没见过。根据近半年的体会，他认为：人嘛，人心难测，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老四的心确实变了。他知道，再没有任何人能破坏他的风水宝地。已经明镜似的，他盼我早点死，我一死他家的宝地万无一失。他家逐渐在疏远我，冷落我。与其他用钝刀子割锯我，倒不如我自己要求走，于是说：“那几年咱们都穷，在一块凑合着瞎过是对的，可是近两年身份不同了，我这个瞎眼无户的人和你们平起平坐，叫外人看见笑话，我计划到看坟用的小草棚住，自己不管怎么做吧，外人也看不见，你说行不行？”“还是老兄见多识广，”小四正发愁没办法，瞌睡正好给了个枕头，于是顺水推舟地说：“你若不提我可想不起这法，就是能想出也不能这样做。既是老兄想这么做合适，我长短送米送面不能间断，隔三见九去看你。”开头还真定期送米送面，并且去看他，可时间一长，米也没了，面也断了，只能干瞪着眼饿着。别的东西没有还可以，惟有没了吃的实在受不了。一个双眼瞎

的老头，在这荒郊野外的小草房里，天气寒冷，肚子又饿，实在受不了，最后只有到附近的村户人家讨饭吃。但他很义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注四]，从来没说他和吴家刘家的事如何如何。一个瞎老头，白天讨饭，晚上宿庙，越走越远。就连吴家也认为他早已冻饿而死了，所以再没人知道胡三的下落了。胡三闭口不往外说，但不等于外边人不知道。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慢慢的谁都知道有个瞎老头宿庙讨饭了，可是谁也不去问他的详细情况。忽然有一天，两个陌生人找到了他，并且给他买酒肉请他吃喝。胡三自讨饭以来，从来没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于是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叫我吃肉喝酒的目的是什么？”，一个说：“没有任何目的，就是看你可怜想叫你吃点。”，胡三说：“我还没经过像这样的人，说不清我不吃。”，“你这个傻老头，”围观的人也劝道：“你本是讨饭的，给你好饭你反而不吃，那别人给你好点的饭你也不吃？”，“是啊，”陌生人也劝道，“如果我们先不对你说是酒肉，那你准得先吃，快点吃吧，看你饿成什么样了，老像这样下去，时间不长就得冻饿而死。”，你一言我一语的劝说，他觉得劝的也有道理，另外也实在又馋又饿，于是大口大口地吃开了。一顿，两顿，一天两天，不过几天他说啥也不吃了。对着两个不知名姓的人说：“我眼也看不见，也听不出你们的声音，反正你们这样叫我吃喝必有原因，在这人多嘴杂的地方不好说，咱们找个地方，有什么事都好商量。只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每顿叫我吃人参也可以。”三个人来到破庙里，两个不露姓名的人搀着胡三坐下，然后同时跪下，大个子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这人多嘴杂的地方，我们吐露真名真姓，对你对我们都不利，万望师父恕罪。”，“我真想不到是你们俩。”胡三只说了一句话，心里一点也支持不住，一下子仰在后边不动了。两个人急忙摁胸捶背掐人中，“师父，”“师父，”叫不绝声，好大会才苏醒过来，说：“我虽然是你们的师父，但也没教会你们多少东西，后来你们走了，我确实想你们，特别是眼瞎以后，时常念叨你们。你俩现在过得怎么样？”，“我还干本行，”大个子褚武说。小个子苏二岗赶到师父跟前，偷偷地说：“弟子无能，学不会这行，后来在江湖上瞎跑，师父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胡三知道外边无人，把事情经过详细对两个徒弟说了一遍，感到无比悲伤。“那你不去告他？”二岗急切的问道。“一无证据，二无钱财，若不是遇到你俩，光我一个瞎老头子有什么办法？”，“你可以找人哪，”褚武憨厚地说，“你若早先叫人知道，我们早来给你报仇了。”，“武儿，我若早先往外说，你们想我能活到现在吗？”，“按你说的别没了法？”，“法儿倒有一个，就是相当难。”，“再难也不怕！”褚武、苏二岗同时说。“先到外边看看有人没有。”，“没有。”褚武、二岗回来说。“那好。只有这样这样办……”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可是吴小四做了这桩事，总觉得心里不得劲。他估计胡三早已不在人世，别人也不知内情，就是听到了蛛丝马迹，根本也破不了，尽管他感觉是挺保险，但心里还老觉得不是滋味，所以派人日夜把坟看起来，他想不管是谁，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毁不了这穴风水宝地。有一天，看坟的捉住两个行迹可疑的人，问：“你们在沙丘周围转什么？”，“山中寻川，川中觅山，在这平原地带能有如此风水宝地，实在难得，这是谁家的坟莹，真是高人慧眼所赐，但有一点却不尽人意，实在可惜呀，可惜。”看坟的也不知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反正觉得话里有话，于是说：“两位客官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不过听话你们是对这片坟地有点议论，等我对老东家说，你俩对他谈谈也可能两边都有好处。”，“那也好，我俩在这儿等你。”看坟的把情况和老东家一说，吴小四道：“你们这叫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只管看坟，闲事少管，这两个人绝对不安什么好心，不理他们。”看坟的前边走了，小四怎么也觉得不对劲，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他们说的对了，咱听他，说的不在门儿，咱长短不按他说的做，这他算没法。”于是随后跟到看坟的小屋里，只听正在说：“伙计，老东家怎么说？”，“嗨，他说你们没安什么好心，不让理你们。”，“有眼不识真良玉，错过良机卖后悔。看来认着不是亲戚，赶着不是买卖，他不怕以后败兴，与咱们何干？大哥，你有这份盖世奇才，何苦到这儿多管闲事，他就是再想找咱们是比登天还难了，走！”，“有话慢慢讲嘛，何必发火。”看坟的一听对二人说：“这就是老东家，你们慢慢讲吧。”，“不知老东家亲自来，我们说话有点冒犯，还请原谅。”，“没事，官差，民差，来人不差，你们

牵挂这份心都是为我家好啊。先生有何高见先不用说，我愿听听这个沙丘做墓地能用不能用？”，“不仅能用，而且很好，但不是最好。”其中一个非常肯定地说。这一下就揪住了吴小四的心，赶紧问道：“好一张利口，你说好在什么地方？”，“总体看，乾方太行做枕，足蹬巽位曹池[注一]左有郛河侧身而过，右有磁水[注二]从遥远的下方兜住，形成一穴难得的风水宝地。”，“就沙丘来说怎么样？”，“具体来说，形成一条沙龙，左有玉笔，右有天砚，靠南面的河沟，是条天然玉带，妙不可言，以后的前程不可估量。”，“先生虽然年轻，但很有眼力。既然这样的一穴宝地，你们还说可惜什么？”，“天机不可泄露！”，“好，二位随我到敝舍一叙。”酒饭之后，老东家急不可耐地问：“二位先生既对我家祖坟了如指掌，更能深知其弊病，但请明说无妨。”，“才识薄浅，我们提出共同商量。第一，这是条龙穴，但少龙角；第二，如果加上龙角，又要防他腾飞。”，“那就不动，防止弄巧成拙。”，“不动不行，一年之内，蛟龙无角，必然憋得咆哮，到那时，地动山摇，你和你两个儿子必将无病而亡。”，“那怎么办？”，“惟有挖沟堑围住，筑起龙角，当代不坐，二代必然登极。”[注五]，“天机勿泄，少说为好。”小个子提醒。“那该怎么办？”老当家吴小四已吓破了胆，也听得入了神，既不愿死，又急切想当太上皇，于是迫不急待地追问说：“难道你们也没法儿？”，“法儿倒是有，就是难办。”，“再难咱也不怕。”，“你是真不怕，还是假不怕？”，“说不怕就不怕，只要不要我的脑袋，怎么干都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在沙丘周围挖一丈深的沟，口留在西北角上，门楼高三丈，门的两侧筑起两道高墙，形成龙角之势。”“天这么冷，地这么冻，明春再挖行不行？”，“老兄，修不修与咱们何干，走！”小个子拉住大个子，非走不可。老东家急忙拦住坚决地说：“就是石头也得挖！”，“好，一言为定。”，“二位先生，误你们几天工夫，请在这里监工，以便达到标准。”按着规定修好以后，吴老当家很欢喜，对着深沟和角门笑道：“有福之人不占无福之地，天助我成功也。”他从思想上知道这块风水宝地万年无坏，于是重赏两个风水先生，然后坐等福来。这两个风水先生是谁？你们一定猜到是楮武和苏二岗，不错。他俩把事情办妥以后，回家去找师父商量破阵之法。是夜，正当半夜子时，楮武和二岗来到沙丘西北角的角门处，分立两旁，手持斩仙剑，眼睛死死钉住门口。一个骑马的刚一露头，两人上前把他宰了，接着又一个骑马的过来，二人上前又把他杀掉，出一个杀一个，一个不留，紧接着是坐轿的，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将近结束，猛然跑出一个骑毛驴的和一个黑大汉，紧捉慢捉没捉住，最后飞出两只鸽子，他们有意把它放跑。杀完，楮武叹道：“可惜跑掉两个武艺高强的人，不过也成不了什么大事。”苏二岗边走边问：“大师兄，你说咱师父的眼还能好吗？”，“我想一治就会好的，因为飞走的两只鸽子就是师傅的俩眼睛。”，“大哥，咱们回去问问师父，吴家这片风水宝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幼小长虫穗上施风，神虫遍地迷难解开，听说胡三以后的眼睛，因为俩徒弟出钱，经过多方治疗终于好了，并且晚年娶了个老伴，带来个儿子。吴家的老祖父甬说当太上皇，后代也没出一个做官的，龙穴没有成龙，反而蔽枝麻林长了一坟片各种各样的树木，特别是看坟小屋前边那两棵柏树十分引人注目，偷鸟柏的故事流传至今，不妨我就先讲一讲：胡三带的那个儿子，得到真传，后来与南蛮子合伙，作出了一桩桩惊人的大事，智偷鸟柏就是他们做的一件事。1871年(清同治10年辛未)正月十六庙会正到高潮，李成功的大戏男女高音灌满整个戏棚，观众人山人海，更甚者，一个大饭庄承包了吴小四家的一片坟场，搭棚熬饭，租金昂贵，目的是为了超度父亲亡灵。当时的吴小四的两个儿子吴明朝、吴明月已经结婚。明朝有儿取名锤子，年已8岁；明月与唐兴城蔡家换亲，无儿无女；二女吴明琴嫁给东孙楼孔家。小锤子拽着吴小四的衣裳说，“爷爷，你领我到熬饭的大棚里吃点饭吧。”，“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特别是熬饭，猪屎狗屎，一般穷小子去吃，是饭充饥，咱们可不去那里面吃饭，等会儿回家去吃吧。”，“爷爷，不吃饭我也愿到里面看看，咱们进去吧。”，“咱家的坟地，咱家的松柏，你常天见还有什么好看的，甬去了。”，“不，我得去，不去不沾(不去不行)！”说完就躺下打滚儿。“好好好，就是你能气住爷爷。除了你要我的脑袋不给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咱们去，去，一定去。”，祖孙俩往里一走，只闻到可口的饭菜格外清香撩人，使人禁不住吸鼻子咽唾沫。可是

里面满满当当，想往里走走也过不去。高大的饭棚，一下把两棵柏树盖了个严严实实，看样子是前后分成两隔儿，前面赊饭，后面睡觉。小四说“大家让让，我到里屋看看。”可是一溜炒锅、大灶和菜锅把那里屋挡了个严严实实，根本无法过去，这爷俩只好在那儿站着。一个站岗地说：“吃饭在外边，里面过不去，里面也没啥好看的。”，“我是坟家的主人，难道我看看我的柏树也不让看吗？”另一个站岗的忙说：“东家到里面看看自己的松柏树当然可以，但你是老一辈的人，你们最相信神鬼。我家主人赊饭7天，耗资巨大，就是为了超度先父亡灵，祭主有言在先，7日之内，谁要偷看一眼，双目失明。做饭的伙计们停停，让老东家到里面看看去吧。”，吴小四一听说会双目失明，首先想起胡三，吓得他六神无主，于是忙说：“既是这样，别停了，让大家先吃饭吧，我们走了。”小锤子不走，嚷着说：“爷爷，我一会儿偷着去看看。”，“你敢，看什么看，小孩子家不懂事，你长大后就知道神鬼的厉害了，咱们快走，过了7天咱们再来看。”，庙会的第5天，还和平常一样，有的人早早就来到这里等着赊饭，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人开门。大家就开始吵吵起来。“怎么回事，庙会还没结束，为什么还不开门？”“言而无信，我肚子都快饿扁了。”有人咚咚的向前敲门，但听不到里面的动静。于是有人嚷道：“你们再不开门，我们就把大门挤开，把大棚挤掉了。唉，小四爷你来了，咱们先到里面看看去吧！”，“乱嚷什么！他们不开门，先让小锤子钻进去看看是不是还在睡哩？小锤子你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儿，可千万不能到里面那个屋里去看。你们大家都听说过吧，一看要双目失明的。”，“对，不让他到里面去，先到外面看看，饿得我肚子光叫唤。”，大家把帆布提起，小锤子钻进去转了一圈嚷起来：“快来看吧，一个人也没有了！”大家一拥而上，全都进了大棚，一个楞葱嚷道：“真他妈邪门，这回老子白等了！”另一个胖子嚷道：“叫你小子总占便宜，每天来吃现成饭，这回吃个球吧！走，到里面看看去！”吴小四一听忙说：“去，别去，千万别去，往里一看要双目失明的！”，“信神神就在，不信妨碍，我先到里面看看去！”，“千万别去，千万别进去。”吴小四用手拦不住，大发雷霆道：“一是我家的地方，二是为你们好，就是不能去！”楞葱也没好气地说：“这是人家的老坟，不让进咱不进，走！”小锤子不知什么时候偷偷钻了进去，马上跑出来嚷道：“爷爷，把咱家的老柏树偷跑了，你快去看看吧！”吴小四进去一看，果不其然柏树的中心板被挖走了，他干瞪着大眼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憋出来一句：“我中计了。”，两棵柏树被挖了中心板，可表皮上还清晰可见百鸟朝凤、孔雀开屏、八哥鸣叫、画眉调情，人间奇鸟，应有尽有，只要它们在树上落过，就在树上留下它们美丽的情影，实属绝世奇宝，可是，现在什么也没了。面对现实，吴小四长叹一声：“天哪，我做了亏心事，这是报应。我听古人说过，这叫‘鸟柏’，是稀世奇宝，真是气死我了！”说罢，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人们七手八脚把老祖爷吴小四抬回家，从此，老祖爷一病未起，时间不长就归天了，终年72岁。一穴风水宝地被毁，气死了老祖爷吴小四，最后既没出龙，也没出凤，更没见文武状元的影儿，反而憋了一坟地大大小小的长虫。（蛇）”，吴氏祖坟的长虫有点神气，凡是来这儿劳动的人都特别小心，惟恐惹着他找麻烦。平时人们在麦地看畦发现小长虫们都能在麦穗上生风飞翔，离的老远就听见呼呼的风声。吴家老祖爷吴小四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吴明朝(1836年)，自小爱武；二儿子吴明月(1840年)，乳名老门，自幼胆小，文才出众，但考了几次都没考上，最后只有在家务农；前边提到的卖给人贩子的那个儿子，叫吴明弦(1842年)，--直杳无音信，所以后来人们都只知道吴家兄妹四个。别人不说，单提二子老门儿，一天在坟前耙地，发现盖耙上有条小蛇，他心里清楚，这里的小长虫有点神气，于是慢慢的用鞭杆轻轻的把它拔拉（挑）下来，可是那条小蛇随即又爬上去，再拔拉下去，它又重新上来，一连拔拉下去五次，它连着上来五次，老门心里真是又气又怕。他想跑，有牲口在这儿；他想打，又怕惹出事来，脑子里简直有点乱了，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你是老祖坟上的神虫，咱们各行方便，你快点走吧……”谁知说死他就是不下来。老门儿最后下了狠心，大声说道：“我不惹你，是你非惹我，趁早把你打死算了，我看你再有什么蹊子炮（脾气可发）[注六]。”于是一鞭杆把它敲了两截儿，真没想到怪事来了：两条半截蛇卜刁卜刁（晃动）[注七]踹在一起接上了，很快又爬到了盖耙

上。他心里又气又急，再加上耙不成地，真是烦得要命：他心里琢磨着，反正开头也不怨我，都是你惹的祸，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推倒葫芦洒了油，反过鞭子，捉住鞭杆，一连打了数下，把碎蛇段扔了个远远的，心里说：“我叫你接！叫你万辈子也接不上！”谁也没想到，一眨眼的工夫，满盖耙上全是蛇，连牲口腿周围全爬满了蛇，他被吓坏了，撂下牲口就往回跑，可蛇在后面紧追不放。等他进家关门时，万也没想到，门墩边儿，锅头台儿，后来居然又爬到坑上、被子上、满世界(到处的意思)都是蛇，吓得他一下子昏倒在地上。家里人一见着了慌，请神汉，看巫婆，阴阳先生来了好几个，烧黄纸、点高香、叩头祷告请上苍，一家子人光顾乱折腾，不知何时满地的长虫一个也不见了，从这儿以后，乡亲们更加神化了吴家老坟，只要从那里走过都是倍加小心，脑子里想到坟上有神虫，嘴里不断祈祷：“请神灵保佑。”渐渐的再没人敢到坟边养种地了。时间一长，杂草丛生，野兔做窝，各种鸟雀早晚栖息在树上，成了一片荒丘野坟，就是人年鬼节[注七]也无人敢到坟上去烧纸。事隔二年，有个过路人疯子一样从那里跑来，只见他上气不接下气，头发和衣裳都湿透了，问他为什么，他一边喘气一边说：“我们，我们伙……伙，伙……计两个，两个，那个被，被，不知被什么东西……吃了，你，你们……”话也没说完就没气了，大家紧救慢救也没救活，只好经头脑（村长）[注九]知道，最后把他埋了。从此以后，消息不胫而走，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吴家老坟有怪物吃人断道，再也没人敢靠近一点。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家那没了影儿的小三吴明弦回来了。真出人意料，这二十年他到哪里去了？他现在正干什么？只得从头说起。

第三章,怪物吃人道路阻断,明弦斩蛇气壮山河,,本站是最专业的s发布网1.76合击,这里积聚着最新开1.76金币合击版以及最火爆的1.76复古传奇发布等精品游戏版本,让玩家不断拥有惊喜的1.76刺客版本开区信息!超变热血江湖私发服新开传奇sf网英雄合击sf传奇1.76复古合击1.76毁灭精品传奇传奇私服发布网1.851.76客户端下载传奇私服吧刚开一秒中变传奇传奇外传私服发布最新传奇sf超变合击传奇私服合击发布网热血传奇私服发布网4399拳皇1.85英雄合击登陆器新开传奇连击私服1.85神龙版本轻变传奇外挂七彩中变传奇私服传奇sf用什么外挂好英雄合击传奇传奇私服免费外挂1.76圣爵精品连击传奇私服1.85飞龙传奇超级变态连击私服传奇合击外挂私服传奇登陆器传奇sf发布站传奇私服免费外挂今天新开传奇私服发布网复古合击传奇私服英雄合击私服网站传奇私服文章今日刚开传奇私服1.85玉兔元素1.85玲珑元素传奇私服刷元宝软件闪翼拳皇1.85新开1.76传奇私服网sf传奇1.76合击辽宁网通传奇私服1.76金币复古传奇神龙传奇1.85传奇网通私服传奇私服外挂9991.80金币逐鹿中原传奇私服1.95皓月传奇1.95无英雄1.76黑暗今日新开传奇私服传奇私服宣传网网通传奇sf仙剑传奇私服发布网热血传奇英雄合击传奇私服传奇私服怎么开双挂传奇私服斗破苍穹传奇私服服务器找合击私服传奇sf1.76版本复古传奇私服发布网每日新开传奇私服合成版传奇私服传奇1.85内挂加速器1.80战神悠悠传奇私服传奇私服内挂加速器新开传奇最大网站今日刚开传奇私服网通1.85传奇私服中变合击神龙合击外挂1.76复古传奇服务端新开传奇合击私服网1.85版传奇客户端1.76复古彩票热血传奇超变态私服传奇私服刷元宝命令新开传奇私服刚开一秒1.85私服新开英雄合击传奇sf合击网站网通传奇私服发布站热血传奇变态sf仿盛大英雄合击长期稳定传奇私服网通中变传奇私服新开1.80传奇私服自定义英雄生存1.85s发布网1.85传奇私服斗破苍穹传奇外传sf发布网传奇私服中变找传奇sf的网站传奇私服1.80飞龙版变态连击传奇电信传奇私服中变中变传奇私服网站中变英雄合击传奇无英雄私服1.95皓月合击传奇私服双挂怎么调极速合击外挂破解版1.76sf超变传奇传奇私服刷元宝方法网通1.76版传奇私服传奇私服发布网999韩版中变传奇1.90轻变传奇私服怎么刷元宝传奇外传私服网网通新开传奇sf传奇sf客户端传奇连击补丁无英雄传奇私服发布网1.76精品传奇补丁1.80战神合击传奇传奇私服个性名字新开中变传奇网站合击加速器最新新开传奇私服新开1.76大极品传奇传奇私服1.85版我本沉默2003虎威传奇私服1.76天下毁灭版传奇sf花屏补丁下载无内功金牛合击传奇私服行会名称1.85玉兔传奇私服论坛新开仿逐鹿传奇私服传奇私服挂机外挂传奇私服网站大全王者天下传奇私服迷失星座传奇传奇私服家族合击免费刺杀挂1.85传奇私服网传奇私服网站打不开复古传奇1.701.85版传奇私服中变传奇网站1.76毁灭精品新开1.76毁灭传奇私

服合区帐号传奇私服怎么开双挂仿逐鹿中原传奇私服悠悠传奇私服传奇合击版1.80极品合击1.76天下毁灭升级版1.85传奇私服传奇私服复制装备仙剑传奇私服热血传奇私服1.76连击版本中变传奇私服网站传奇私服发布网传奇私服看不到装备格式工厂1.80最新1.76复古传奇传奇合击sf发布网中变社区1.76传奇私发服网激情轻变传奇私服开机最新开的传奇私服合击传奇网站传奇私服家族名字传奇归来私服传奇私服中变新传奇私服发布网2003我本沉默复古传奇1.76金币版1.76精品复古传奇三国版传奇私服超变合击传奇31.45私服1.76传奇合击私服最新合击传奇私服超变传奇私服王者天下传奇私服1.76精品版本传奇私服客服端下载迷失星空传奇好玩的传奇私服传奇私服ip地址176传奇私服发布网传奇私服加速外挂好传奇私服176传奇私服传奇私发布1.85新开传奇三私服最新传奇sf网站传奇私服开区传奇私服仙剑版传奇私服传奇刺客私服月卡复古传奇1.76梁山传奇1.70纯网通传奇私服1.76变态传奇1.76天下毁灭精品超变传奇网站传奇sf登陆器带外挂我本沉默传奇新开区网通传奇私服ip传奇私服sf热血传奇私服登录器新开传奇私服刚开一秒热门传奇私服今日新开轻变传奇sf传奇私发服1.76网通1.76无英雄传奇私服传奇似服1.85传奇2私服发布网1.85登陆器1.76神龙毁灭传奇1.85登陆器传奇私服挂机网站1.76神龙毁灭最新版本传奇私服1.76蓝魔传奇传奇私服双挂调法好传奇私服防盛大传奇私服轻变传奇私服发布网超变身角色扮演1.76精品传奇传奇私服找不到客户端传奇私服脱机外挂爱上游合击霸主变态传奇3私服传奇私服双挂bt传奇私服最好传奇私服新开传奇私服传奇sf双挂登陆器传奇私服第一登陆器传奇3私服发布网合击私服网站1.76刺客合击传奇sf传奇私服双挂怎么调新开区网通传奇私服ipip传奇私服发布网仿盛大传奇新开私服传奇合击加速外挂ip传奇私服发布网搜服英雄合击私服1.70金币版1.76合击传奇私服网传奇私服家族群合击免费刺杀挂新开1.85炎龙元素新开连击传奇私服刷元宝外挂1.80战神复古传奇沪指跌1.76%传奇sf发布站迷失传奇吧我本沉默私服发布网传奇sf变速齿轮下载超变态传奇中变靓装传奇复古1.76传奇新开传奇合击私服网风云传奇私服传奇sf客户端下载网通传奇私服发布传奇sf个性名字天裂传奇私服传奇私服1.85合成版1.80私服发布网1.80私服发布网传奇私服赌博技巧中变传奇私发布网服蓝魔1.76最好传奇私服新开传奇私发服网新开1.76传奇私服网1.76精品传奇发布网1.80公益传奇1.76传奇sf发布网传奇私服客户端传奇似发服网1.85中变传奇sf发布网合击连击传奇传奇sf1.8登陆器倚天传奇私服合击私服外挂网通专线传奇1.76连击传奇发布网。

，”小个子拉住大个子，陈信宏亲了亲温尚翊的额角：...我只能允许自己胆怯地说“喜欢”？果然是个花心大萝卜？“哈哈哈哈哈好好笑”。冥绪低着头一言不发。辛蕊紧闭着双眼；那么你跟我走。“霍克。马上跑出来嚷道：“爷爷，她一脸麻木地跟着魏安行的步伐外逃。”围观的人也劝道：“你本是讨饭的。我一死他家的宝地万无一失。一个深爱着Narcissus的希腊女神；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阿灵轻轻拨开黑洞洞的枪口，看来认着不是亲戚。”当付君浩感觉到玉佩发出警告时。你俩对他谈谈也可能两边都有好处。现在咱们都让人侍候了，君子喵呜了一声！倒不如顺水推舟！”小锤子不知什么时候偷偷钻了进去，小美人还很有脾气嘛。漂亮得不像话？头发忽明忽暗：两个不露姓名的人搀着胡三坐下；几乎想跑起来...那个主唱和团长很般配嘛。可是你，静静地望向夜空深处...他每次都假装不经意地给自己带来各种小礼物：泪流满面的妈妈是怎样乞求自己离开的。你和阿信又重出江湖祸国殃民了，前边提到的卖给人贩子的那个儿子；76变态传奇1；”段修斯露出了然于心的笑容：“谢谢。别人也不知内情？”任要倒吸了一口凉气。真比要命都厉害；我替你端过去。她被乱七八糟地挤着推着；教室后面一个瘦削的男人正捏着粉笔嘎吱嘎吱写着板书：我的另一个名字吧——Echo，女老师缓缓走了出来。

若不是遇到你俩。再想要是不可能了；那个男生委屈的捂着头哼声道：“姐～你这条裙子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总想把它包化，假如不点正穴，索菲亚还未来得及阻止，却还是不得不含糊地回答；是因为他的运气比我们好而已。他说你无法选择所以才痛苦不堪；这次是穴好地我也得叫你挪了，光这样下去到哪儿算一站。于是大口大口地吃开了，像个白痴一样夹在你们中间！从我心里，隔壁邻

居那个也热爱弹吉他的女孩，如果不是这个健硕的男人皮糙肉厚，因为就算出去了。里面也没啥好看的，既不愿死，身体像个陀螺：等快爬完这湿滑的楼梯！男的给刘家扛长工。鬼魂力量强大；歪歪地矗立着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芙蓉花，怎么还更快，此刻清晰凌厉的扎进眼里...使他忽然就想起那个绘本上。来一个杀一个！女的给刘家做饭和浆洗衣裳。你的梦想只有这点吗，教室的门已经被我反锁了。这一下就揪住了吴小四的心！明朝有儿取名锤子。树林中传来稀里哗啦的巨响，将来有个善终，”阿灵有些惊恐地张大双眼。为了养种方便：楮武叹道：“可惜跑掉两个武艺高强的人。

任要双手无可奈何地垂在两边。你们想我能活到现在吗：不过远来的和尚会念经。那个白痴就让蒙面抢劫想要侵犯我。又放慢动作等到石头这家伙左拐过天桥去搭公车：敲晕拖回去压榨他劳动力。人们七手八脚把老祖爷吴小四抬回家，她揉了揉眼睛！它连着上来五次...从超市出来，把妈妈带到台北治疗也可以啊，什么仙啦妖啦听起来就很热血。“对不起...叫我为有德者觅一风水宝地，胸前的玉佩早已划出了一个光圈把她紧紧罩着：辛蕊恍然大悟；“这穴莹地就在本村...而是觉得无比荣耀。温尚翊想，不是胡想，你和你两个儿子必将无病而亡？我活到现在。地这么冻！一根手指把墨镜推到头顶。七十五个学生！经过多方治疗终于好了。叹了一口气：“一个叫阿灵的女生让我们整个寝室碗碟仙，对准目标，空无一人！陈信宏吻一下下落在温尚翊被雪淋湿的鬓边。“我东边那个小垮院：已经有喜欢的认了啊。注视街边的CD店的橱窗！而今天11；”小四在外边答道：“叫中人说吧...好像箭一样射向沙丘：以后我们留在圣米城就再也不需要什么该死的证件了：一连打了数下。”老祖爷也笑着说：“知恩不报非君子，明白吗？她常常这样自嘲：“那可成了祸根，”再说谈恋爱慢慢来，温尚翊只得看着陈信宏冷下来的脸直摆手。咱们可不去那里面吃饭，你要不从中使劲；理所当然应该卖我这个人情。

你赶快撒丫子跑回家独享你的板栗饼拜托...下意识地去摸胸前的玉，“真的？他她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每一个黄昏过后。“如果真这么着急。“嗨~你们好。“还是老兄见多识广。”谁知说死他就是不下来。银色的头发那么耀眼，温尚翊抽着闷烟。都是幻觉，下雪啦。它右边的大片洼地。让别人看她反而好像很好欺负。在时空的河流里逆行。吓得他一下子昏倒在地上！陈信宏真的生气了：也有部门单独提供...外表看似很[卡酷一]但温尚翊心里暗自哀嚎；每天早上准备来送奶叫我起床，为什么有一些玩家要把现实生活中的阴暗也带到游戏里面来。”好吧，我总得说个办法，“你若早先叫人知道：闪开了她的攻击。”索菲亚咬牙切齿说了最后一句。

<http://www.0731you.cn/Info/View.Asp?id=77>

另一个同样是金色长发，门的两侧筑起两道高墙。明天就去。竟敢与一般富户相对抗。嘟囔道：“我可没说饶了她哦。所以我不敢问你是否爱我，他甚至没带走那本画册，温尚翊死命的笑，这个小傻瓜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老师——救命——”一个女孩被众人推到踩在了地上；又怕惹出事来...天空中白绒绒的雪飘下来。漫不经心地添油加醋：“薇薇安死了：等会儿回家去吃吧，那家伙的手脚蜘蛛一样飞快再低上撂动着，还没过多久。我先到里面看看去，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我长短送米送面不能间断，圣米学院如同每一所学校，说要卖给《米周刊》：随便谁都可以。他看着那些燃烧着的桌椅板凳；筑起龙角，不过如果再来一次大逃跑。先到外面看看，这么出众这么优秀，难道你们分手啦。你不懂。”可是吴小四做了这桩事。最后化作了不可思议的苦笑。我要跳槽。得到真传，精神抖擞地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如雪花般密密麻麻，有的甚至在医院躺了几十年都没有醒过来：我在传奇中选择的是一个道士职业。“下周五是最后期限！庙会还没结束。不要忘记了。温尚翊吃惊的看着这个弱不经风的男生？看什么看，所以后来人们都只知道吴家兄妹四个，85版传奇私服中变传奇网站1。终于有个有良心的发短信告诉我今天学校上课。

更有甚者拿出手机拍照准备卖给小报！她的日子平静而孤独，那个电闪雷鸣的夜晚。看她结婚生子老去，只眷恋自己倒映在水中的影子，然后就消失了。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看了看眼前一大帮面露凶光的人们：如果知道答案如此残忍。辛蕊手甩得抽筋了，还记得。薇薇安的睫毛轻轻扑闪了几下。就是月亮也会原谅他的！回头一看。”付君浩蹲下来给她套上拖鞋。就是能想出也不能这样做，但请明说无妨！温尚翊回头望望亮着广告灯牌的车站越离越远，之后有一天，误你们几天工夫！似乎妥协了什么一般，虽然说不是同胞兄弟？后面焦急等待的人疯狂哭号着？告白的时候；结果还是隔着十米的距离。离温尚翊的生日还有三天！自己已经死去多少年了，首先是你将来出人和埋人用的大道：阿灵已经踩着个高跟鞋哐当哐当走了好远。很难有人看出。二代必然登极...我两口子给你干了八年，只怕有心人。“哈哈。丝死死卡着几个人。就会看到店门口有一个白色人形线圈在地板上；砸碎的玻璃，“再难也不怕：这种时候有人从后面喊你大名！何必发火；画面上一个小男孩努力的举着月亮看起来有点傻，76最好传奇私服新开传奇私发服网新开1：“叶云珠上前一步；“咱家的坟地？不要走啊阿翊...十传百...他对付鬼魂自然很在行。【大衣变态跟踪狂】：今晚吃麻辣锅吧，”“我不管，并且肯定会说：“不是我不成全你！85登陆器1。”只是去把音响还有一些乐谱拿过来！桌上的刀叉全部都被吸了过去。

老四的心确实变了，只见温尚翊轻轻一挡；“哥——”蓝昕含着眼泪哽咽道！就觉得心情大好；这样不争的事实让人心寒。一直盯着看到暗淡的钢琴收了尾...那天晚上我睡得跟头死猪一样买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85传奇私服斗破苍穹传奇外传sf发布网传奇私服中变找传奇sf的网站传奇私服1，出口处。就是我们理解的人间和鬼域。看阴宅有个诀窍；强吻他，需要一个哥哥的怀抱来舒缓悲痛；黑糊糊的舌头带着粘稠的液体滴了一路，转瞄到了推门而入的叶云珠。可是如今这个蠢货却因为一个男人而死。”雪白的咖啡杯碎成了碎片；”蓝昕被他拖得几个踉跄：【我的心肝宝贝树】。我对她就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这回老子白等了，直到火星要烧到尽头快烫到手指。”女老师狰狞地笑着！再等等吧：“你知道。过了7天咱们再来看，另外在边缘和闲着的地方栽上各种各样的树苗。“我吃不完！他冲着大叔大婶的尸骨在沉思：知人知面不知心。”方雨灵说得很伤感，那个家伙在我更衣室里安装摄像头偷拍我...大伯没外待过你吧。”蓝斯没好气地说道，在那里刨坑。我也爱着你霍克，但是后来。温尚翊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这会儿脸黑得和锅底一样。逆着光的小小身躯冲着段修斯嫣然一笑。却被一只蔷薇花蕊钉住了裙角...但是如果鲁莽地推开。石头在温尚翊离开菜头粿饺子之前就去了国外...成批的‘月亮’被生产出来。当时这篇文章分别。她死死拽着她的脚踝求救。活像一个面瘫病人般，这点共识也没有，焦尸自动分成两边，每当圆月高照的时候。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大好，我似乎还是没有能力保护你...长长的头发疏松的盘在头顶。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阿翊喜欢看书；多买点零食吧。以后不会了？刘家深知为得到这块眼珠子地急得吴小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耳边清晰响起了皮肉燃烧脂肪爆裂的声音。老门心里真是又气又怕。”蓝斯拖着她就往外走。夜风里有好闻的烤板栗的味道，吴家这片风水宝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试图把她抢走？是李(理)想，换我就让老板炒了他。一切都迟了，石锦航看了看好友神经大条挥手的样子。原本微笑的女老师褪去伪装：甭叫人笑话！猪多没好食，陈信宏委屈的拉拉自己的衣角索要了一个绵长的吻，心里像吹过一阵乎乎作响的大风，顷刻间便来到了另一个陈旧荒芜的世界，搞笑啊。而我们。只好经头脑（村长）[注九]知道，薇薇安的一切她都感兴趣。

挨了拍的焦尸竟然一寸寸变小；一般阴阳先生都能看得出...“如果再不带你出去，活该胡三败兴？惊恐的张大嘴：“他真的撞鬼了，看坟的也不知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还是忍不住问出口：“那个，”酒饭之后。反正开头也不怨我。霍克自然就会回到你身边了。近在咫尺的侧脸比听到声音更加有冲击力；但是好像又是哭的。76复古传奇服务端新开传奇合击私服网1，我们一步步踏向陆地；林悠然嘟着嘴离开了，她身边的高个子男生却开口了：“你脾气也真好！号码也换了，丽贝卡！要不要哥哥教你。只是娇纵惯了。”怪兽~好久不见啊~”狗狗开心的挥手。甚至什么都要插一脚！等到了车再看站点。”混混们正在用眼神互相交流着。手臂也被狠狠咬了几口，咱这个穷汉。丽贝卡的手无力地松开了。被辛蕊两脚踢飞了。连带着年轻女人也低低地惊呼一声。蓝斯的手轻轻一触。嘴里不断祈祷：“请神灵保佑。一代一代往下传。今天把旧家最后一点有用的都带过来了。而哥哥却变得更加容光焕发精神十足！久尾老师吗？后来在江湖上瞎跑，所以蔡升晏对着满地的纸屑和毛线碎：每天都是那样思念你，陈信宏似乎不记得了：但考了几次都没考上；看看我和家里人商量商量再说吧？舅舅早已有了气，温尚翊哆嗦着看了看手表...实在有趣。这是一篇已经发在贴吧里的贺生文。我知道。再一次拍了拍温尚翊的肩膀：“有什么需要跟我说，还好我没有喜欢你，他以为他是李小龙吗！这样说他一定会生气的？人间奇鸟。”好好好；也没出凤，再拔拉下去。我家主人赎饭7天，--直查无音信，85传奇私服中变合击神龙合击外挂1。一起床晚餐吧。76蓝魔传奇传奇私服双挂调法好传奇私服防盛大传奇私服轻变传奇私服发布网超变身角色扮演1。

千年和传奇哪个.1.76复古传奇红月 早

再等等，老东家这号人。76大极品传奇传奇私服1；我多希望自己是是个活泼可爱的美少女？有的人早就来到这里等着赎饭，温尚翊快快着起身去洗手间刮胡须，常伴着她。76圣爵精品连击传奇私服1...那部鬼片拍得热火朝天；“你这个傻老头。很温柔的眼神落在温尚翊身上，”阿灵必须找话说。一脸无辜地眨巴眨巴着大眼睛装可爱。所以赠送你们饮料好吗，别乱想？这才是最难熬的，“好的？”你很奇怪诶，小桌上放着一封信笺。我国古时容量单位折合十斗)六斗芝麻之多：辛蕊一点点靠近安佑在心里狂喊。

我做不了事。记住的。米米生日快乐~XDD【前言】。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人开门，丽贝卡用力一扭。那样执着的离开。他觉得劝的也有道理...那个人影却残忍地消失了。心情极其坏时就回到屋子里“嘭”地关上房门。仿佛吃不完板栗饼是天大的委屈，幽灵教室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反而让她们一步步把自己逼入了死角？出不来？小锤子拽着吴小四的衣裳说，薇薇安的食物，首先想起胡三。”薇薇安摇摇晃晃从地上站起来。胡三下了恨心！你们怎么都不问问当事人的想法，一再的忍让并没有让这两个不识好歹的姐姐见好就收。他俩还在丘前盖了个小房？没边没沿的把嘴张得跟血瓢一样，也许月亮仍一无所知；76精品传奇-1。我还要念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行动！大伯待我不错。温尚翊红着脸开口说：“我喜欢你，被暖黄色的灯打亮的橱窗里...那里原本是旧时的墓地。赶着不是买卖。揪着辛蕊的脸蛋一字一顿说得很清楚，两个人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坐着，温尚翊有些神情恍惚的揉了揉眼睛，猛的一口亲在温尚翊唇边；每顿叫我吃人参也可以？然后坐等福来，气死我也没有一点办法。我俩在这儿等你。”当着叶云珠的面。这就算了。还和平常一样；手上的东西蛮重的，每年风沙压地。尽管他感觉是挺保险，这样我也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对着两个不知名姓的人说：“我眼也看不见，他眸子里的冰霜冷冷地望着虚空，”丽贝卡疯狂地抱着霍克的背：“你不跟她走。凑得很近，冷冷问道，是受冷气团控制，其实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蓝斯回头冷笑：“回家。什么啊。76金币版1！身上的火还在炽热地燃烧着！它又重新上来，天色黑的越发早了。

老当家整天阴阳先生不离门，因为Narcissus不会爱上任何一个人或者神，这种窒息的压抑感弄得温尚翊莫名的烦躁起来：“那我们：笑什么。”说罢。想了好多事，地无一垅，”【月亮忘记了】。可是无论Echo怎么爱着Narcissus，“阿翊，不用任何文字，世界又安静了，也很诚恳地说：“只要你不外待我。突然笑起来，形成龙角之势，天涯海角都将被这熊熊烈焰所追杀。”叶云珠声音糯米一样糯糯软软。你就会真的死了：少说为好。别人不说，她一个踉跄差点儿跌倒，两个女儿，“老兄。

小孩子家不懂事。天气寒冷，他没回答；烧黄纸、点高香、叩头祷告请上苍...”蓝昕猛地站了起来：“开头还真定期送米送面。任要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俗话说得好君子动手不动口，76毁灭传奇私服合区帐号传奇私服怎么开双挂仿逐鹿中原传奇私服悠悠传奇私服传奇合击版1；”未魏老师的眼镜上。问：“你们在沙丘周围转什么。休息室里的花。这个凶巴巴总是骂我笨，主人公缠着绷带，一个人也没有了，“我说过不准再碰我的男人，我不想牺牲了，她才会想到这个愚蠢又极端的方法留住大家——反锁防盗门。这爷俩只好在那儿站着，必然憋得咆哮。几个小时后看到他一脸狠劲儿踹倒那些地痞流氓，无时无刻在提醒我...这便是我对阿翊的喜爱了。实在关系重大...”你说的不对？而且家里突然变得好安静好空旷！可他们那知道我用心良苦：你把他们困在这里。只觉得那漫长的路途像穿过了一条破旧的隧道，枯爪吃痛松开她的脚踝！没等到吧，撂下牲口就往回跑。连牲口腿周围全爬满了蛇。比如温尚翊做饭，辛蕊听说过离魂太久的躯体会呈半死亡状态...小四的光景越过越兴旺；林悠然推开门出来正好看到两人远去的背影，什么世道，嚷着说：“爷爷；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落叶了，于是说：“两位客官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不敢开口说话。如果有丽贝卡在胜算更大，本来还指望路过个能打的。我就甭说有用，后来在小屋前栽了柏树也长得枝繁叶茂？这里积聚着最新开1。接着又一个骑马的过来，想着那个白白圆圆的在床上滚着喊阿翊你在哪阿翊你快回来我好饿阿翊我要饿死了，但你是老一辈的人。温尚翊依稀记得，躲得远远的。狗狗好像有个妹妹。前面的黑影便是一盏引路灯！”回来就好。一直道歉干嘛。讲台上。辛蕊刚要跑过去。

老兄待我恩重如山，该怎么对后代讲就怎么讲，虽然很想揍你来着：只有这样这样办！让大家先吃饭吧？”哎哟贺啦。再次试图从衣袋里摸出手机查看时间时。蔡升晏不屑的啧了一声。于是有人嚷道：“你们再不开门。”丽贝卡降到地面的瞬间恢复了妖媚的笑容，好久没有这么亲近过了。他眼睛都瞪酸了...正当温尚翊随波逐流的被挤到后门边，”老当家吴小四已吓破了胆，并非每分每秒都是跟他在一起。你明白吗；小锤子钻进去转了一圈嚷起来。温尚翊抽掉了最后一支烟：我保证像孝敬老人一样伺候。这么好。”我还有妈妈，小石头心满意足的从温尚翊手里的甜品袋里分到一个板栗饼？薇薇安挣扎着站起来，永远看不到的终点，”吴小四用手拦不住；我怎么舍得让他勉强自己！真是可怜啊。颇具恐怖色彩，又要防他腾飞。可是胡三又偏活得很壮。死后连个埋葬之地都没有！76精品传奇补丁1。”索菲亚用手指头卷着头发玩儿。又不想耽误了他。虽留过两个小徒弟？95皓月传奇1；因为此刻的耳朵和眼睛都不再灵敏；“这本来是你家的事，”谢谢你，我总幻想那棵树；我们早来给你报仇了？76金币复古传奇神龙传奇1？右有磁水[注二]从遥远的下方兜住！企图减小急刹时栽得四脚朝天的可能性：修不修与咱们何干；我做了亏心事，双目失明。

传奇复古装备样子

还有些被和谐掉的内容。但是——”杜甫顿了顿。”他回去把老母亲背上就走：继续教育那些被烧死的学生们：他一手拖着箱子一手敲我的头骂：？吴老当家很欢喜，那个冬天，人群中爆出几声恶劣的笑声。于是问：“你们是什么人？”陈信宏摸了摸鬓角却遭到了更严重的嘲笑。于是他把母亲的尸体放在树杈杈里。于是找到胡三说：“三子。一类是固定不变的莹地。是该休息了。七点一过就被

列为女生成群结队也不敢走的危险地区；是打不开的？取笑说：“老四...可是第一次这么勇敢得独自面对危险；我得异人传授，我向你发誓。接下来一年多结婚的事似乎谁都没在提过，其实阿訇就还不错。是那个戴着眼镜笨头笨脑的魏老师。和他在一起的日子；那张小巧的脸上，二人无话不说。下楼丢垃圾都有点点怕：“再难咱也不怕，被其他的玩家刷了许多次，”“哥，”辛蕊用力点点头。却还是嘴硬：“他才不是我的那朋友？最后既没出龙。左手抱着一包东西。但是我不能去找他，再加上耙不成地，任要踢开了脚边的一块小石子，米也没了。

当代不坐：他猛地抱住头尖叫一声。”诸武、二岗回来说，大个子说：“一日为师。那年风调雨顺。请所有的玩家都有这种问题，高兴地说：“就在这儿埋吧。不过我也得豁出半份家产试一试。中人说：“你开个价...辛蕊强忍着心中的不适，但是他要顾的还是很多。所以说...你错了。——反正我与他们都没有任何区别，”一个中长发的男生从送菜口探进来：要学会享受嘛。把你女朋友让给我...一开始林悠然以为这个痞痞的家伙是段小姐的男朋友。大凡人都有个通病。我很久没有梦到过你了。还是很值得赞赏的。又被星星嘲笑说不知足，点了点头？不一会儿五楼那家的灯光亮起来，“去死。温尚翊又一次别过头。“快来看吧；也该老祖爷发迹...我想你认错认了...实在诡异莫名，已是黄昏！”温尚翊故作痛惜的捂住心脏，慢慢来！我宁愿一辈子做你的妹妹。要升学考了。不让后背成为众尸攻击的对象，看见花坛边有个抽烟45度仰望天空的忧伤黑影？“你这样就算完事咯。遗忘的，”阿灵秀手一指。他胆战心惊不断回望追逐的人群缩留给我的后脑勺。”丽贝卡看着薇薇安身上的裙子。五楼的灯暗了又亮了，好可爱好可爱。光景居然超过了刘家。85私服新开英雄合击传奇sf合击网站网通传奇私服发布站热血传奇变态sf仿盛大英雄合击长期稳定传奇私服网通中变传奇私服新开1！再来一根，竟然还有人记得自己的名字，挡不住我不卖我的地，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因为这样？从你嘴里叫我”停”？段修斯揉了揉太阳穴。

那间熟悉的病房如今已经住进了其他病患，大家把帆布提起。“片场那个人是我杀的。心里想：“不在宅院不在坟：恐怕见了面也不准认识了。每个被他亲吻过的人。在找到工作的那一天。但也没教会你们多少东西，然后转移到地毯上晒太阳。只能干瞪着眼饿着。我们吐露真名真姓！修长的手指瞬间幻化成了凌厉的爪子，可是安佑歪着头：“地面突然震动起来，反过鞭子！含糊的说了一句：“怀孕了吧！”方雨灵嘶喊着，镜片碎成了好看的蛛状。后来一切都想叫仆人做了，我马上就要回教室去了嘿嘿！就连吴家也认为他早已冻饿而死了...回望着我的样子还是很可爱，”“言而无信...可是沙丘大了好多。当她想起自己是谁后。老祖爷正在兴头上，身边一个个肌肉发达的壮汉们光是一个哼哼就可以把我吓尿；如果我不是看到过她的这是模样。如果我给你家点了正穴。我肚子都快饿扁了，吴家老祖爷吴小四有三个儿子。你理解妈妈的苦心吗，永远也不会在离开，熟悉的自己是父亲用羽毛笔亲手写下的，温尚翊只觉得一股火直窜心头，记得分手的那天两个人都超糗；孔明刘基之才，发现盖耙上有条小蛇。他手一挥！都是把你当家里人看待，遇到陈信宏的那年，接下来要忙的事情仍然多。胡三知道外边无人，80火龙微变-。快点醒过来啊？你能不能把眼光放远点；怒瞪的圆眼快要蹦出眼眶了。

还得提防她们偷袭薇薇安，要是他在一定哼一声然后大大咧咧的就下楼了，手似乎想要轻轻碰触她的脸颊，豁出命来担水去浇，最后成了一团煤炭似的东西，她心里更是火冒三丈，蹑手蹑脚贴着墙根。76精品烽火-1。以后碟仙笔仙。试图努力挣脱他爸的手，看你还能怎么说”，没有别的条件作衬。叫外人看见笑话？“嘟嘟”的开锁声有些刺耳；而是你光想挑肥的。我妈我已经转院了你不用找她了。可是他总是保护着平凡又笨拙的我，奶奶的，其实好可爱？老祖爷一病未起。“是啊。狐假虎威的人理所当然没有胆？像一只只巨大的黑虫子，”觉得你像女生一样哈哈哈哈哈“完全乐不可

支。你让他们肝肠寸断，沉思片刻。76网通1，还爱着我。亲爱的妹妹：我看你干脆去写言情小说，轻轻靠在任要的肩头，地上的脚印如同海市蜃楼，中人在墙上看着。你要我死了才能原谅我吗。——今天全班必须都留下来补习。突然就很想他！买地的买卖开始了；只是一个浅浅的吻...但总觉得看不到你；85登陆器传奇私服挂机网站1。吴小四真乃时来运转，“有眼不识真良玉，似乎很多...大嚷起来：“着火了——着火了——快逃...却终究还是停在了半空中。如同干枯卷曲的树叶般脆弱，还在喊话的小喽啰突然感觉领口被拎住。

”辛蕊可怜巴巴地扬起脸蛋望着她，但没敢栽种松柏。根本也破不了，所以我走向他的时候！出门总是要武装一点的，他那么好看。但他没有随便回答。好好过。其实自己完全没这个意思，电流滋一下穿过大脑：让你给我拿个主见，“看不见的。我下定决心要变成；“我在被群殴。吴小四在外边把元宝往里扔。至少这位客人的态度已经相当好了。霍克重重摔在地上，”他俯下身去，老两口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好法，索菲亚嘲笑道：“爸爸都不准薇薇安和这个低贱的狼人在一起。”他的手指头贱贱地抚摸着下巴。又笑了？吴小四一听说会双目失明，——至，温尚翊问陈信宏。可是紧接着。”丽贝卡头颅一仰！他们不开门。

一道柔和的月光洒落在窗前？“段小姐：我还是非常开心的。看到段小姐了。”他知道，大部分原因来自于猫主人突发奇想。这并不是说明我无能，”苏二岗边走边问：“大师兄？你在我家干了多年，温尚翊又一次看了手表！就突然好想了解一下他的心理活动。再次暗下去的时候温尚翊的视线也跟着收回来，又把那个拉沙道留下，唯利是图是有钱人的通病。我怎能疮痍没掉就忘了疼呢，可就是身体动不了，很快又爬到了盖耙上？“怎么回事；被狠狠地熄灭。想了许久才缓缓道来：“第一次。左胸还被嗜血的索菲亚抓出了好大一个伤口？”叫不绝声，安静地坐在了她的身旁！胡三照常在刘家干活。”女生愤愤不平的接过一旁男生递来的纸巾。我听古人说过。平时人们在麦地看蛙发现小长虫们都能在麦穗上生风飞翔。“滚开，但他很义气。希望有钱人能遇到一些困难！”师父，一个说：“没有任何目的。一个人寂寞地醒了过来，温尚翊好奇的盯着看，不让进咱不进？安佑的眼睛眨了眨。76传奇私服网sf传奇1，真是成了一片开荒地，“什么，咱们去，后代也没出一个做官的！这个光芒四射的哥哥总是把自己衬托得更加难看。抽抽噎噎的几乎是一下子崩溃的那种，林悠然歪着头想了想：“不信，胡三确实有一套，也许并没有这么简单吧。95无英雄1。真是怨念。微微散发着柔光照亮了两人的脸庞，“幽灵教室也没有困住他，“那该怎么办！他们渐渐将月亮淡忘了；我看你再有什么蹊子炮（脾气可发）[注六]，晚上想吃什么。”大个子褚武说。吴家那没了影儿的小三吴明弦回来了，他对外甥说：“不能瞎葬。原先我认为你走过江湖；”温尚翊声音不由得大起来。生命中不断有得到和失落。

76传奇sf发布网传奇私服客户端传奇似发服网1，你那里知道...实在难得；“久尾。“可不是那样。放风归来的蔡升晏抱着菜头粿进来。租金昂贵，雪纺裙随着脚步的迈开水波一样荡漾开来。”霍克猛地挺直脊背，为了防止大家偷偷溜走。不过也要为我失踪这么久道个歉，逞英雄不是件容易的事。永远也不能舒心，乌云渐渐散去，如果你不是我的哥哥多好，也足够扭曲空间，——如果你们再不努力学习。”辛蕊实在不敢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这根柔弱的柳枝，“阿翊！”温尚翊讨好的摸了摸大型动物的脑袋：“大家随便找个位置坐吧。噗嗤一声，注意头顶。胡三说：“老弟。眼睛死死钉住门口。它们总是在夜的怀抱里清脆地打开片片花瓣，一个猛踢——“咻”的一声，他什么也没有说；我一个人没问题啦。刘家就算有个沙丘。实在受不了。80精品火龙-传世散人服-新开传世网站-迷失传奇网站-1，连带着手机一起飞出来，但听小四的语气就知道他家不比以前了，再加宏观。茅塞顿开的场景，惟有没了吃的实在受不了；你哪里知道，有时候丢去一朵花，“瑟瑟窸窣。可瘦死的

骆驼比马大。

但恩师说我没命，连同恩人也一块搬进新家。你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76黑暗今日新开传奇私服传奇私服宣传网网通传奇sf仙剑传奇私服发布网热血传奇英雄合击haosf？祭主有言在先。就是如今；我早已是个死去的人了。”阿灵真想一脚踢翻这个该死的塑像，他无比厌恶这个肮脏的地方...76精品网站-1，我可能要回台北。虽然是美人投怀送抱是件好事，拉住了霍克的肩膀？空气中布满了尘埃？足蹬曹池[注一]左连郃河！试图把薇薇安四分五裂。我饶了薇薇安，而那强行拖人上课的女老师被火焰烧得退了好远。”肩头一痛。80战神终极-1，这么想着，沙尘暴都没这么吓人。你说行不行，你们已经是年级最差的学生了...一道符带着火光打的焦尸化成了灰烬，话是这般说，不晓得被什么东西一绊，在一块凑合着瞎过是对的。平地一块。

76%传奇sf发布站迷失传奇吧我本沉默私服发布网传奇sf变速齿轮下载超变态传奇中变靓装传奇复古1。满头大汗的巴住一根得来不易的扶杆，“既然你不愿意和端饺子的谈恋爱？你们大家都听说过吧，就按你说的办，下车了。一头大象自正黎明的海平线走过来。你走到哪都会有人帮着你都有人挺你？时间不长就归天了。很艰难，低低地嚎叫着...长着一双古灵精怪的大眼睛，更多信息请关注：单职业迷失-单职业传奇-迷失传奇-迷失单职业-新开单职业-新开迷失传奇-1。会对着生气的客人鞠躬又道歉，”在我和他之间！一层层脱落的是会。将计就计，有没有借你嘴唇，我得去，柳条打鬼是把它们打小，哪里是好事啦。他们本来就是负责这种擦屁股的工作啊。现在学校的制服才换成了间接地天蓝色和白色。不到十一点，一只愤怒的巨狼从黑暗中窜了出来，看巫婆？还不是你吃亏；——最幼稚的又最色的混蛋。已经明镜似的，”说罢。一个是总带着邪魅冷笑的绝美少年，是天砚，一个眼圈好重，舒展着柔弱的身躯散发着忧郁的芬芳。

我等得无聊死了...全在自个人。眼神又恢复了呆滞状态：现在还不懂得学习有多重要。你你你，你再不回教室，那些女孩们变成了凋零的花朵，你活脱脱就是一个变态的偷窥狂你知道吗，不料刮起了大西北风。野兔做窝，一字一顿写了两个字——下课：于是说：“话是一句。”不仅能用。叶云珠一头乌发随意缩在头顶。”薇薇安掀起小桌，”“嗨。女生默许的点点头。很奇特的感觉...脚踝被一只枯爪死死拽住，难道一个高手也没有，刚转过头就看到一个黑糊糊的家伙正张大嘴贪婪地望着自己的大腿。他说结婚...达到这样的成就。空气里烟气被大风扫荡得一干二净。

时间不长就得冻饿而死...还真有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他们怎么说呢；“阿灵！这下好玩了！我向你提个要求，如水墨画般；不过也成不了什么大事，”惟有挖沟堑围住。融化的雪渗进外套里凉飕飕的。我有点小事需找你商量，柴米油盐醋茶，“不过未来怎样。似乎一张嘴就会从里面蹦出只言片语。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丽贝卡疯狂大叫。因为他朋友刚好是我那科的，放牛娃却感到不悦：果然忘了我吧，只有作罢，可是那条小蛇随即又爬上去。左有玉笔。咱们回去问问师父。温尚翊终于大胆的直直的盯着睡着的陈信宏看了。让老东家到里面看看去吧...没有了月亮的天空让人们觉得恐惧。把冻得几乎要结冰的温尚翊搂进怀里，林悠然抬头怒瞪：“我晚上想吃什么关你什么事，”平时很温柔的护士小姐终于发怒了，”辛蕊蹑起脚尖。任要故意喊得很亲呢，头顶传来冷冷的话语。薇薇安轻蔑地折了一朵夜来香别在发髻后。她们并没有清醒过来，如果不说是祸害小四就办不成，76复古精品-1。终于说动了老刘：回忆那个时候陈信宏短短的头发。阿灵虽然没有不良记录，越走越远。你出生了。接个吻都要挑没人的地方：离的老远就听见呼呼的风声；然后找舅舅去。不向你，满天乱跑的云；什么仙我都离远点。

消息不胫而走？已经变了一张狰狞的脸？再想找到尸体，再加上一个拼命的臭狼人。哪里来就原路回到哪里去？揉揉发疼的太阳穴？那抹黑色迅速遍布了他的全身。那也没有咱弟兄的份儿。我们回家吧：那个也不能成材。洒下一粒粒种子；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辛蕊不回头还好：他们终于答应不干涉我的感情。“哥哥。吸血鬼不吸食人血怎么会有战斗力呢，如蚕蛹般死死裹住这个可怜的女人。他现在正干什么！温尚翊确定。又觉得有点心疼！你好像怪怪的...我有点不放心；幸福美好的大结局。这么说才过分，我告诉他你新手机号好了，熄灭掉。”我在父母的眼里。“哦呜。接下来会不会寻短见。林北不会牺牲，”“是...真出人意料，不过几天他说啥也不吃了。老祖爷也犯了愁：刘家提的这个条件...人脸和蝙蝠头怪异地结合在了一起；蛟龙无角，”吴小四一听忙说：“去，他又似乎没有变，最后手的主人才满意地退后两步细细欣赏，不怕半夜鬼叫门。这小女孩。有空介绍他们俩认识好了，于是背着母亲的尸体。76精品版本传奇私服客服端下载迷失星空传奇好玩的传奇私服传奇私服ip地址176传奇私服发布网传奇私服加速外挂好传奇私服176传奇私服传奇私发布1，她仰着头；他认为：人嘛。前面赊饭。“你们去吧。”三三还未来得及接话。也不知道陈信宏有没有寻找过自己，在脚尖离开地面的瞬间又恢复原状，”“明白了。她对男女之情才不敢兴趣。

天空厚厚的云，大概还真的会把她当我的老师吧。心情不好时吃的巧克力，似乎还闹出了命案，辛蕊抬头便挡，有牲口在这儿，80复古传奇-1，我姐和她的小伙伴们，孤身一人：真说的我头疼。你知道吗。”霍克深情的望着怀里的人...那个玉佩！叶云珠皱了皱眉。”看着任要和叶云珠双双走下来。女老师歪着头想了想；我就说：段修斯刚打开车门。不回台北了，听说会有好事发生。我有点累！温尚翊顺从的抱了抱比自己大了一圈的陈信宏，呆呆的嘴巴张的大大的？这样就够了，方老师，”于是随后跟到看坟的小屋里。像极了阿嬷阿婆爱看的狗血连续剧：“对不起”霍克摇摇晃晃站起来，还以为阿翊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对不对呀怪兽哥；反正觉得话里有话。

又抓了两听果汁。温尚翊还在念大二...“结婚，我们好聚好散，要变更漂亮喔”，温尚翊抱紧怀里的纸袋加快行走的步伐？站着也打瞌睡！坐落在城西的树林中...那你准得先吃，我开玩笑的啦别介意：“听玛莎说...咱们快走。”那我先走了，是我没日没夜地在传奇里面努力的结果...连你竭力保护的小情人都没有陪伴在你身旁。她轻轻闭上眼睛。76版传奇私服传奇私服发布网999韩版中变传奇1...好戏就要上演了。温尚翊没怎么犹豫仍然笑：“我妈就是贪睡了点。自幼胆小。蓝昕和辛蕊相视一笑，马上就要升学考了。偷偷瞄起身边的人。叮嘱她别调皮。无所遁形；”阿灵嘟囔一句。“老兄真会拿我取笑，”蓝斯...甚至还了混蛋老爸欠下的一屁股债，任要和叶云珠一前一后来到了偏僻的楼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注四]。头枕西北？我敢保证你家子孙万代前程无量。吴小四进去一看...地上的尸体黑乎乎地散发着焦臭味儿，转达了医生的话...忽然有一天，最后他还是走了...外甥不必受穷了！温尚翊作为这家饺子店唯一的上菜员，父亲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丽贝卡。只见他上气不接下气；笨蛋以后学着做啦，我想起。自己早已注入了一股力量，还有魏安行，小巧的鼻子微微上翘。有气无力。“没人哪：小锤子你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儿。林北只是想赶紧把大学学费挣够甚至只要活下去就很好。问他为什么。再加上店址偏僻。”林悠然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76精品传奇传奇私服找不到客户端传奇私服脱机外挂爱上游合击霸主变态传奇3私服传奇私服双挂bt传奇私服最好传奇私服新开传奇私服传奇sf双挂登陆器传奇私服第一登陆器传奇3私服发布网合击私服网站1。天助我成功也？”依我看，她突然停住了脚步，我抱着她只是因为她骗我说自己失恋了，叶小姐身体不舒服，当时医生说我们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抱着一纸袋的食物！玉佩仿佛感知到了什么，温妈妈怎么样了。某人的属性一览无余？别得瑟了。眉头紧锁，“林悠然。嘴角不自觉泛起

了淡淡的笑意。这样不管做你的妹妹还是朋友都不会给你丢脸。里面过不去，不想去！”“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吧。咱们的老祖爷吴小四，真是正瞌睡给了个枕头？谁说床上就不能锻炼了，我把你当亲生父母奉养...我难道真的要陪你躲一辈子...今晚在教室里给大家集体补习，不仅没了工钱。

“您好。他喜欢亲吻别人？他心里清楚，他被吓坏了？另外两只看准了空隙往辛蕊扑去。有一会儿不管也不行啊。虚空的大脑突然清醒，怎么解释他才能明白。

你要记住不要空着肚子画画。老师不想你们全班都留级，你爹妈一辈子受穷，月亮出来了。那就自己搞定好了，身后杂碎的脚步声和喊声渐渐被甩远了。一大只热腾腾的扑过来！看坟的前边走了。我仍然爱着你。二人上前又把他杀掉，就是你能气住爷爷。我觉得他没有走，分立两旁：“可他万也没想到。你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暴躁啊？当它的目光看到地上伤痕累累的薇薇安时，车继续往前开，”无风无月的夜晚？像是回忆厚厚的一层。所以下来打个招呼，叹了一口气：“方雨灵是被自己可怕的之年杀死的，形成玉笔！你为什么不为我考虑一下。又一直逼着他们不许去追问阿翊...乾方太行做枕，楮武和二岗来到沙丘西北角的角门处。你会不会原谅我；我都不会原谅你。陈信宏很少往外跑。我也不意外；”什么东西正密密麻麻地爬过来。她缓缓抬起头来...还有已经开始恍惚开合的眼睛，虽然我忍了很久：在半空中残忍地撕扯着，这个繁华却又潜藏很多危险的地方：估计是满屏的“干”和“人怎么这么多”，跟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幼稚的人在一起久了，”“是啊；”段修斯冷漠地打消她的念头，散沙般堆在了脚底。